

提要

清代小说。八回。未完。署，趼人，即吴沃尧撰。第九、十回存目。卷首楔子列出全书回目。第九回：感义侠交情订昆弟 逞淫威变故起夫妻。第十回：祭法场秦白凤殉情 抚遗孤何彩鸾守节。宣统二年（1910）《上海舆论时事报》连续刊载写至第八回的一半作者去世。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二卷》（1960 中华书局）

《情变》系吴沃尧之绝笔。描写一对旧时代的小儿女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人性与礼教的深刻冲突。扬州拳师寇四爷是白莲教之遗孽，与妻寇四娘俱武艺高强，其女寇阿男自幼与本村秦白凤同学，二人青梅竹马，种下无限情根，后来阿男习练家传幻术武艺，随父母闯荡江湖卖艺，临行与白凤私订终身。

阿男归来，闻白凤将议婚何姓，不能忍受，遂夜去明来与白凤密期幽欢，双偕连理。事发俱遭严责，白凤被叔父送往镇江避祸，阿男则被父亲胁迫离家北行。阿男爱心难泯，行至山东丰城，决意夜遁，飞骑如狂飙天落，赶回镇江偕白凤远走高飞，双栖杭州西子湖畔，三生石上永证鸳盟不期，罡风吹散鸳鸯。阿男在卖艺场中被老父捉回，为她另行择配嫁与表兄余小棠，白凤也由叔父包办另娶何彩鸾。

小说比较成功地刻画了寇阿男对爱情的执着，痛苦的追求，带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狂热，秦白凤怯懦自私，但他也为爱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按照回目提示，作者为这个爱情故事安排了十分惨烈的结局，寇阿男死于非命，秦白凤法场殉情，这一幕雷击电闪般的人生悲剧，使小说成为一部充满了虚无幻灭之感的勘破情关因情悟道之作。

（林薇）

楔子

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羨科名秦二官读书
第二回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	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第三回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	恣顽皮蓦地破私情
第四回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	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第五回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	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第六回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	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第七回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	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第八回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	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第九回 感义侠交情订昆弟 逞淫威变故起夫妻

第十回 祭法场秦白凤殉情 抚遗孤何彩鸾守节

楔子

痴男怨女坠情天，开出人间并蒂莲。

雨骤风狂双蒂落，好姻缘变恶姻缘。

何苦纷纷说自由，若无欢喜便无愁。

而今好悟前人语，不是冤家不聚头。

诸公知道这八句歪诗是甚么解说？正是我说书的勘破情关悟道之言。有人驳我说：既是勘破情关，便是个无情之人，如何又说起写情小说来，岂不是自相矛盾？不知正是情到极处，方能勘得破情关。情关破后，便可以因情悟道。既然因情悟道，说起写情小说来，正好现身说法。这句话并不是我杜撰的，蒲柳泉先生曾经说过。他说：“惻者，情之至也。”（见《聊斋志异》卷八《花姑子》）我就拿这个“惻”字，来演说“情”字，所以这部书叫做《情变》。

大抵情到极处，反成了不情，于是乎有变。倘无变，反不成为情，这便是本书的大概。至于书中的事迹，还要拜恳诸公，拿中国眼睛来看，不要拿外国眼睛来看。拿中国耳朵来听，不要拿外国耳朵来听。驳我的又说道：“你说的是中国话，写的是中国字，自然是中国人才听，中国人才看。况且一个人的耳朵、眼睛，那里有分中国、外国之理呢？”暖！不是这么说。因为近来有一种人，样样都要说外国好，外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中国的孔圣人倒是迂儒。外国的狗都是好的，中国的英雄倒是鄙夫。所崇拜的不是华盛顿，便是拿破仑。至于张睢阳、岳武穆，他是不屑齿及的。甚至于外国人的催眠术，便是心理学。中国人的蓄龟，便是荒唐。这种人不是生就的一双外国眼睛，一对外国耳朵么？

我为什么要先说出这几句话呢？因为我所说这部书，内中带着一个白莲教的苗裔。说起来白莲教的幻术，移花接木，变影幻形，撒豆成兵，剪纸为马，诸公如果拿外国眼睛看了，外国耳朵听了，岂不又要骂小子荒唐？其实白莲教起于元朝的韩林儿，继于明朝的王森、徐鸿儒，有《元史》、《明史》可证的。倘使当日徐鸿儒等辈，把这幻术细为研究，用以牟利，未尝不是一个幻术名家。无奈他错了念头，以为这纸幻的马、豆幻的兵，可以当真用的。借此谋叛，所以至于一败涂地，后人就目为邪教罢了。如果诸公果然用出外国眼睛来看，外国耳朵来听。一齐摇起外国头，摆起外国手，吐了外国唾沫，开了外国口，说道：“啐！啐！呸！呸！荒唐！荒唐！没有的事！只有外国人敲碎

时辰表，装入洋枪里面，放了一枪，砉然一声，那个时辰表却好好的挂在墙上。与及用火烧了钞票，仍旧可以还原的，那个才是真幻术。你所说的，都是些腐败旧话，不要听！不要听！”那么呵，小子这部书也不要说了。诸公果然肯具了中国耳朵，中国眼睛，小子便先报出个纲目来：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羨科名秦二官读书。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恣顽皮蓦地破私情。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何彩鸾含冤依老钠，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感义侠交情订昆弟，逞淫威变故起夫妻。

祭法场秦白凤殉情，抚遗孤何彩鸾守节。

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羨科名秦二官读书

一具圆槽一碗茶，登坛人羨舌生花，

为他儿女传心事，敢秘余芬吝齿牙。

两小无猜聚一堂，书香不及口脂香，

只因种得情根早，延蔓情丝万里长。

诸公！要听我这部小说，且莫嫌琐碎。待我先把白莲教的故事，先略表一二。下文听去，才有条理。原来徐鸿儒当日，收了许多的徒弟。他却也分作四科教授：第一科是移山倒海，颠倒阴阳。第二科是变形幻影，撒豆成兵。第三科是移花接木，诸般游戏。这三科大约都是障眼之法，只有第四科，是个实在工夫。你道是甚么？原来是舞剑击球，耍刀弄棒。他因为第一科过于惊人，不肯轻易教人，只有贴身的几个心腹徒弟学会。第二科也是惊人举动，他也不是容易肯教的。当日学会的，大约也是他几个心腹之人。第三科学会的人就多了。至于第四科，更是他门下的普通学，是人人尽会的。

徐鸿儒败后，他的心腹人，都是不离左右的，自然一同被戮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科便失传了。纵使有一两个漏网的，因为他的戏法太大，一演出来，便要惊动许多人。必要寻一个荒山野岭，没有人迹的地方，方才可以试演。既然不能常常试演，就未免慢慢的生疏了。久而久之，就没了这件事了。只有第三、第四两科，学出来的多，漏网的也不少，因此传了出来。此刻江湖上卖艺的，便是此辈。天下事有了真的，就有假的。那真的武艺高强，幻术神妙

，自然容易赚钱。走了几年江湖，囊有余资，他也就归隐了。旁边人看得眼热，学得两样手法，备了一个锈了又锈的枪头，装上一根竹杆，挂上几条红缨，也说是走江湖卖艺。人家看了，都觉好笑，于是就连那真的名气，也被他带坏了。这一班人却又越弄越多，变成叫化子一般。就是那圆光、辰州符之类，也是白莲教一派。也因为假冒骗钱的多，所以才被人一概都说是假的了。

闲话说过，言归正传。且说扬州府南门外三十里地方，有一座小小村庄，地名叫做八里铺。内中有一家人家，姓寇，他家的男子排行第四，人家都称他做寇四爷。娶了一房妻小，是瓜州镇人氏，娘家姓余，人家都称他寇四娘。这寇四爷啊，却是一个白莲教的遗孽。寇四娘的父亲余佐清，却又是个少林宗派的拳棒名家。佐清儿女无多，生平所学的拳棒，尽数传与儿女。所以寇四娘从小就学就一身武艺，善使一双雌雄双股剑，舞动起来，百十个男子近他不得。那寇四爷的家传枪棒之外，兼及呼神召将，符治病，与及一切幻化诸般景物。然而他为人却是沉默寡言，这些幻术之类。他虽然学得件件皆精，却不肯拿出来炫人。人家有晓得的，遇了有甚么喜寿等事，请他来，求他幻化点非时花果，与及千里外的禽鱼之类，他却无不欣然乐从。并且他所幻化出来的果子，都可以任人取吃。花木禽鱼，都可以任人把玩。绝不似江湖上弄手脚的一派，闪闪烁烁，不许人近的样子。所以，近处乡村一带，没有不知道寇四爷具有神术的。好在他不拿神术骄人，平日也只勤习武事。善使一枝铁杆梨花枪，这也是他祖传白莲教的枪法。与近时所传的甚么南派、北派不同。更兼使得一手好流星锤，用一根麻绳拴了一个十多斤重的铅锤，百步外打人，百发百中。并且还有一个本事，他拿着绳头，放锤出去，任你站在多少远近，他要打着你时便打着，他不要打着你时便轻轻的碰在你鼻尖上，如果你仰面在鼻尖上放一个铜钱，他有本事把铜钱打去，人却并不受丝毫的痛。这是他们江湖卖技的人练就的真本领，凭你是算学过八线的人，立了标杆测量，也没有他那么准。所以和寇四娘匹配起来，真是一对天生就的夫妻。怎见得：

一个是江湖上著名的好汉，一个是巾帼中绝技的佳人。一个似太史子义，善使长枪；一个似公孙大娘，善舞双剑。一个雄赳赳八面威风，一个袅婷婷双眉写月。一个言语时似舌跳春雷；一个顾盼时便眼含秋水。一个虽非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却是形端表正；一个虽是艳采羞花，轻云蔽月，却非搔首弄姿。

他夫妻两个，年貌相当，所以自成亲以后，真是如鱼得水。闲暇时，便讲些武艺。寇四爷又把那幻术的秘诀授与妻子，喜得寇四娘心地聪明，善于悟会，不多几时，也都学会了。他屋后本有一片空场，闲暇时就在空场上比较刀枪，搬演幻术。寇四爷家本有薄田几亩，雇人耕种，勤勤俭俭的，还将就可以过

得日子。

这一年恰好麦熟的时候，遇了几十天的大雨，把麦都霉了，接着又是淮水大涨，从上流头冲将下来，淮安府以南一带，尽成泽国。携男带女的饥民，都顺流而下，打算渡过镇江，到江南一带乞食。寇四爷睹此情形，便和妻小商量，说道：“我家靠着父亲在时，挣下了薄田数亩，不过是个小康之家。遇了年丰岁稔，尚且怕到坐吃山空，何况遇了荒年？倘使依然坐吃，到了下半年，恐怕就不免饥寒交迫了。我家从祖父下来，都出去江湖卖武，这算是我家一个祖业。到了卑人，却不曾出过门。喜得娘子武艺高强，正是卑人的一双好帮手。我想不如出门去走一遭，侥幸呢，多赚几文回来，以为后半世享用。不然，在外赚了，在外吃用，也不至受那荒年的气。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寇四娘道：“官人说得是。妾也是从小儿学了舞刀弄棒，到了今日，纺绩女红，一些儿弄他不来，不能做官人的内助。倒是出门去，妾是不怕的，好歹也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寇四爷听了大喜，说道：“难得娘子与我同心合意。既然如此，就便打叠起程。”夫妻两个，收拾过行李，与及一切应用家伙，结束停当，牵过一匹乌孙汗血马，把一切行李都驮在马背上。别过街邻等众，牵着马长行进发。

出得八里铺村口时，却遇了同村的一个秦相公，手中抱着雪白肥胖的一个周岁儿子。见了寇四爷夫妻，便连忙上前招呼，说道：“四爷今日果然长行了。”寇四爷也立住了脚招呼。秦相公道：“四爷去得急促，不曾备得杯酒饯行，既然在此相遇，就请在路旁酒店里吃三杯去。”四爷道：“怎好生受秦相公？”秦相公道：“彼此乡谊有素，说那里话来！”说着右手抱了婴孩，左手挽了寇四爷，口中招呼着寇四娘，同到路旁酒店里，拣了座头坐下。叫酒保打了两壶酒，秦相公亲自筛了一巡酒，举杯相劝道：“四爷、四娘，请干了这一杯、今番出门，前程万里。”寇四爷夫妻两个，果然对照了一杯，说道：“多谢秦官人。我夫妻两个就和逃荒一般，出去冲风冒雨，还望甚么前程？得免叫化就是侥幸了。”秦相公叹道：“这是那里话来？像我们读了几句死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就要想逃荒也没处投奔呢！眼见得今年麦是没了，稻子直到此刻还不能播种，再过了两个月，只怕要吃赈米了。”寇四爷道：“秦相公说那里的话！你们读书君子，有日平步青云起来，那才是前程万里呢。”大家谈谈说说，吃过几巡酒，寇四爷夫妻起身相辞。秦相公恐怕误了他路程，不便相留，便会过了酒钞，抱了孩子，送出店门，大家珍重一声别过。

不说寇四爷夫妻出门，且把这秦相公表白一表白。他姓秦，名叫绍宗，表字亢之。也是八里铺人氏，与寇四爷住处，相去不过一箭之地，世业是半耕半读。兄弟秦绍祖，表字绳之，向未分居。虽不十分丰富，一家数口，却也冻馁

无忧。亢之娶妻陈氏，前两年生了个儿子，却养不住，几个月便殇了。今年春上，又生下一个孩子，取个小名，叫做二官。可是这孩子十分命苦，出世方才弥月，陈氏便一病身亡，亢之只得用了奶娘带领。更喜得绳之妻小李氏贤慧，早晚都留心照应。亢之自从断了弦，终日无精打采。

这一天，抱了小孩到外面闲步散心，恰好遇了寇家夫妇，钱了个行。抱了小孩二官回家，和兄弟绳之说起，说：“寇四爷大妻两个，成亲不过一年，今大双双出门去了。虽说是寇家的世业，却一半也是荒年所累。眼见得今年收成是无望的了。我们家里或者捱几天老米，还不至于怎样。至于本村的人，恐怕有十居其九不得了呢！”绳之道：“大哥说得是。老人家剩下来的南瓜，今年只怕用得着了。”亢之道：“兄弟说的止合了我的意思。再等几时，看真是过不去的时候，就发了出来，也小枉了老人家积存几十年的心事。”绳之道：“可不是吗？老人家原说过的：闲时备了急时用。若到了急时还不用，倒不如不备了。并且水旱偏灾，是各处代有的。倘使各处富有之家，平时都预为之备，等到遇了饥荒年岁，就拿出来周济邻里，能得处处如此，哪里还有逃亡之人？各处都没有逃亡之民，更哪里有挺而走险之事？说起长治久安来，未必这个就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也未尝不是长治久安之一助呢。”

诸公，请不要把这一番话作小说听了。此刻各处闹饥荒、闹米贵的时候，也是各处谋自治的时候，自治会里的先生，何妨用戥子把这句话称一称分量，看值得研究不值得研究？如果一家办不下来，并合了十家、百家，看还办得办不得？也不枉了我说书的多一番嘴。如果诸公只当小说听了，或者当一句迂阔话听了，那就算在下的白讨厌一场。闲话休提，言归正转。

原来秦亢之、绳之的父亲秦谦，是一位务农力穡的长者。每年在自己菜园的隙地上，种了许多南瓜。到了秋深的时候，南瓜成熟了，那大的足有三四十斤一个，小的也不下十来斤。他是个小康之家，还不至于拿南瓜当饭吃，当蔬菜呢，也吃不了多少。所以他每年南瓜成熟时，便都将来削了皮，切了块，煮个稀烂，打成了糊，却拿来糊在竹篱笆上，犹如墙上加灰一般。年年如此，糊得厚了，便把他剥下来，堆存在仓里。有了新南瓜，重新再糊。如此积存了两大仓。家人们都不知他作何用处，他也并不说明。直到临终的时候，方才吩咐儿子说：“你们享尽了太平之福，不曾尝着荒年的苦处。我积了几十年的南瓜，人人都当他是一件没用的东西，我死之后，你们千万不可把他糟蹋了。万一遇了荒年，拿出来稍为加点米，把他煮成粥施赈。这是我闲时备了作急时用的，你们千万在心。”亢之、绳之两个受了遗命，年年也照样收存。这一年恰遇了荒年，所以他弟兄提议起来，喜得志同道合，没有异言。只等认真过不去的时候，便举办起来。

果然这一年五月里，霪雨一月，六月里又下了一场冰雹。吓得乡下人一面央了地保到县报荒，一面打了包裹，提了筐篮竹杖，携男带女的，都要逃荒去了。绳之得了这个消息，连忙出外止住众人。亢之便走到自己的秦氏家祠里，开了大门，邀了十多个上了年纪的村中父老到来，对众宣言道：“列位乡邻呀！自古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难，今年不幸遇了荒年，列位要出外谋食，在下怎好阻止？但是一层，逃荒出去的，人家看得就是叫化子。一切施粥施饭，难免馊的、臭的都夹杂在里面，这还是小事。那些地方官，还要说我们滋事，无论到了那一处，都被他驱逐出境。流离浪荡的，还不知那一天才可以回家呢？我们历代乡邻，忽然今走散了，岂不伤心？”说到这里，那几个父老已经唏嘘流涕了。亢之又接着道：“天幸我家薄薄的有点积蓄，不至于就要逃亡。况且我先父在时，历年积存的南瓜不少，原是备作荒年之用的。在下的意思，今日便勉承父志，发了出来，与众乡邻一同享用。众位便各自归去，察看田地，有可以补种的，补种起来，有可以改种的，改种起来。天可怜我们，几个月后，还望有点收成，就可以慢慢的捱过去了。”绳之接着口道：“万一不然呀，把我们的储藏都吃完了，天气还没有转机，那时候，我弟兄们也打着包裹，和众位一伙儿逃荒去。此时断没有任着各位星散，我弟兄在家安享之理。”说到这里，那几个父老早已感激得号陶大哭起来，同声说道：“难得秦家两位相公如此周济，救了合村人的性命。将来怕不公侯万代呢！”绳之道：“我还有一句话和诸位商量。现在缺的是粮食，却不缺柴草，还望各位代请几个强壮乡邻帮帮忙，代斩几担柴草应用。从明日起，就在敝祠里面煮起粥来散放。”

众父老听说，就都到外面去，和各人说知。一时之间，不觉欢声雷动。乡下人知识有限，不解得这是人力所为，只说是佛菩萨保佑，才出了这两个善人，登时都宣起佛号来。斩柴的斩柴，割草的割草，半日之间，那秦家祠后面空场上的柴草，就堆积如山起来。

到了明天，秦氏兄弟果然叫了工人，把积存的南瓜搬到祠堂里面。支起锅灶，就把南瓜和下水锅熬煮起来。一众乡人，跋来报往的来领吃。亢之弟兄又亲自尝过，觉得力量太薄，恐怕不够充饥。每锅里面，又酌量加点老米，越发闹得颂声载道。真是古人说得不错：“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便有几个小康之家，听得秦家散赈，也送了几担米来。秦氏兄弟却也乐取诸人以为善，收受下来，便用红纸写了“收某人助米若干”，标贴出去。到几时动用了，也签贴出去，“某日支用若干”乡下人办事，本是没有条理的，然而照他那样，却是绝无弊窦。此时天气炎热，不免有点疟疫传染，亢之索性亲到扬州去买了些痧药等回来，分给众人。这么一来，老大一个荒年，一座八里铺，竟没有

一个失散逃亡的。

到了八九月里，那补种的花生、豆子、杂粮等，都慢慢有点收成之望了，人心也大定了。直到了年下，秦家积了几十年的南瓜也吃尽了，方才停赈。从此秦家出了个善人之名。遇了过年过节，那些曾经受惠的人，也有送鸡的，也有送鸭的，也有纠合了几家合送一口小猪的。却之不得，只好受了。乡下人家，只看牲畜繁盛，便是发达之机，因此秦氏比从前更觉得兴旺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亢之的儿子二官，已长成八岁了，出落得一表人材，十分可爱。怎见得：

风神韶秀，头角峥嵘。绛唇绽朱，明眸点漆。克岐克嶷，姿容已见魁梧。学步学趋，揖让居然中节。秀外慧中，崔彦通后生第一。神清气爽，伏士标日下无双。

八里铺合村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这孩子的。这且不必说。单说这孩子，生下一个传种的红痣，却隐在左肋底下，有指顶般大小，朱砂般颜色。因为他父亲亢之，左肋下也是这么一颗，所以人家说他是传种痣。今且表白在先，下文再见分晓。

且说亢之闲着没事，便教他认几个字，就便也想觅个蒙师，替他开学读书。恰好遇了扬州府城一个亲戚，进了甘泉县学，送了报单喜帖来，请吃喜酒。亢之弟兄不免封了几分银子的芹敬，托使人带去送了。报单拿来帖在门口，一班乡下人见了，自然啧啧称羨。秦亢之也想起自己虽是耕读传家，却向来不曾采得芹香。喜得儿子二官，生得聪明漂亮，何不好好的教他读书，将来或者可以光大门闾，岂不是好？想罢，便和兄弟绳之商量。绳之因为妻子李氏，几年都没有生育，看得二官犹如自己儿子一般，听见要教他读书，自是欢喜。因说道：“我们本村虽然有两个蒙师，但不过都是教两本《百家姓》、《千字文》的材料。我们家里，自从二官出世以后，家道日见顺适，并且这孩子生得聪明，像个读书有成的。我想殷家表叔，他教小孩子最得法，闻得他自从前年失了馆地，一向闲在家里。不如请他来教二官，亲戚面上，料他也不好推辞。”亢之道：“他住在竹西亭，离此地有五里多路，不知他肯来不肯？本村里实在没有人，就等我明天亲自去走一遭，看是如何再说。”弟兄两个商量已定，到了次日一早，亢之便起身到竹西亭去，看他的殷家表叔。

且说他那表叔，姓殷，表字曰校，是个累代以训蒙为业的，祖居在竹西亭。这一天看见表侄秦亢之到来，少不免茶烟相待。寒暄已毕，亢之便说出来意，殷曰校捋一捋两撇八字黄胡子，说道：“是呀，你家二官也到了读书年纪了。我这几年懒得出门，就许久不看见他了，长得还好吗？”亢之道：“便是因为他年纪太小，没有带得来请表叔公的安。”曰校道：“这两年我年纪大了

，精神也磨不起，所以有两年没有就馆了。幸得大小儿到瓜州去就了专馆，二小儿也弄了个蒙塾，教上十多个学生，我也乐得养养静了。贤侄既然亲自到来，我也不便固执，好在一两个孩子，还不十分费神。”亢之连忙站起来，作了个揖道：“一切总求表叔费神。”曰校道：“难得贤侄想着我。你可知我殷氏，虽然累代科名蹭蹬，那教学一门，却是甚利的。你可知仪徵阮文达公？就是我先曾祖教出来的呢。高邮王引之，又是我先祖启的蒙。我老人家门下的进士、翰林，也是一大把。就是我所收的门生朱卷，不管他进士、举人，一起在内，叠起来有七八寸高呢。你今天想着了我，你家二官一定要发的。”亢之又连连作揖道：“多谢老表叔教诲他，将来得有寸进，自然都是老表叔栽培的。”曰校又正色道：“我们忝在亲戚，诸事本来不必计较，但是也要说明一句。凡事都是先小人，后君子的好。”亢之道：“束修一层，只请老表叔吩咐，小侄无不从命。”曰校道：“在他处呢，再多的钱，我也不去劳神的了。在亲戚情面上，少了我也不够，多了我也说不出，你一个月送我五百大钱罢。不过一年要作十二个月算的，一年你出六千文，遇了闰月照加五百。贽敬、节敬在外。贤侄，你看如何？”亢之道：“一切都遵命办理。但不知老表叔几时可以去得？”曰校道：“贤侄先请一步，我收拾点行李，叠起几卷书，明日就来。”亢之大喜，作别去了。

到得明日，曰校果然带了行李书箱，坐了一辆小车来了。亢之弟兄迎着，代他发付了三十文车钱，请到里面，收拾出一间书房，开了行李，度架起几本书，设了师位，然后散坐闲谈，定了开学日子。到了那天，曰校也居然戴了一顶祖父传下来的大帽，秦二官便谒圣拜师。亢之用红纸裹了二百文，送作贽敬。曰校便替秦二官起了个学名，叫秦白凤。从此照例天天上书写字。他本来是父亲教着认过几百字的，教起来自然容易，不上两个月，把那些《三字经》、《千字文》都理过了，便读起《大学》来。一天，白凤放了学，出来见父亲，只见座上坐了一个人，亢之叫二官快来见过伯伯。白凤抬头望去，却是个不相识的人。正是：

他年未必成娇客，此日先来见岳翁。

要知座上坐的是谁？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二回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 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繁华自古说皇都，帽影鞭丝入画图。

色即是空空即色，故呈色相惑凡夫。

一水扬州对润州，隔江结得凤鸾俦。

可怜月老姻缘簿，未许团圆到白头。

当下秦白凤听得父亲分付，便走下一步，口称“伯伯”，恭恭敬敬的作了个揖。那个人连忙扶住道：“好，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那年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抱在手里呢！”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正是淮水盛涨那年出门卖艺的寇四爷。寇四爷那年带了妻小，渡过了长江，就从镇江起，沿着江岸西行。一路上耍些拳棒，赚得银钱，作为盘费。虽是栴风沐雨，却还进止自由。每到得一处地方，多则寄居几月，少亦耽搁几天。行行住住，不觉到了湖北武昌府，是个繁华所在。这个时候，寇四娘身怀六甲，已将足月，寇四爷便不住客店，赁定了房子。满意生下个男孩，便香烟有继；不期足月临盆，却生下个女娃娃来。寇四爷虽然失望，却也聊胜于无。因替他起个小名，就叫阿男。从此有了这个襁褓物，寇四娘便不能出场卖艺。寇四爷独手单拳，便觉得没甚么兴趣，因此商量取道回家。

夫妻两个，正在商量，忽然遇了一个机会。原来武昌对岸，汉阳府地方，有一家富户，姓万，取名叫做万强，人家都称他万员外。这万夫强坐拥百万家财，闲着没事，便想设法消遣光阴。平日养了十多位拳教师，终日驰马试剑，耍刀弄棒。闻得寇四爷是江湖上一条好汉，便备了礼物，修了书函，专差家人渡过江去聘请寇四爷，做个教师。寇四爷接了来书，看过一遍，且不收礼物，对来人说道：“承员外美意，本当前去领教，争奈我有家眷住在这里，这里又是客地，少不免常要在家里照顾一切，早晚过江不便。拜烦上覆员外，我不日就要动身回乡，等我送了家眷回乡，再来领教。”那来人道：“教师不必过虑。我家员外，为人十分慷慨，家里闲房尽多，就请连宝眷一起搬过去也不妨。”寇四爷道：“话虽如此，但未得员外面允，怎好造次？”那来人听说便道：“既然教师如此说，且待我回去禀明员外，却再来请罢。”寇四爷应允了。那来人便寄下礼物，只身回去。过了半天，又来了，说道：“员外已经分付过，指拨出一所房屋，请宝眷居住，就请教师过去。”寇四爷大喜，方才收过礼物，与寇四娘收拾起细软，抱了阿男，一同到汉阳而来。万夫强接着，十分优礼相待。寇四娘安顿过行李，也进内去见过万安人。从此寇氏夫妻，便在汉阳住下。

寇四爷逐日价和万夫强讲究几路枪法，或与各教师比较武艺。喜得寇四爷为人和蔼，不逞高强，和别人比较，虽是本事能胜他的，也不过较一个平手，不肯使人当场没脸。这个承他情让的，自然五中感激，因此同事当中，处得十分和气。从此一住便住了五个年头，阿男已长到六岁了。万员外有个叔父在京里，官居礼部侍郎之职。因听说侄儿万夫强，连年在家耍刀弄棒，恐防他误招匪人，便写了一封书函，专人回汉阳去，只说京里有事，叫他进京去走一遭。万夫强便收拾行李动身，各教师得了这个信，便都暂时告退。寇四爷这才带

了妻小，回到家乡。不免到各乡邻人家一一去道契阔。

这天到得秦亢之家，恰好遇了白凤放学。四爷见了，便把他接在膝边道：“长得好快呀，那年我出门的时候，还抱在手里呢！今年可有九岁了？上学读书了吗？”亢之道：“八岁了。今年才请了一位先生，在家里读书。”四爷道：“好呀，我们阿男是在湖北养的，今年也六岁了。”亢之道：“原来四爷恭喜添丁了。”四爷道：“惭愧，是个女子，不过落得眼前热闹罢了。喜得他长得容易，虽然只有六岁，也有你们二官般长大了。如果秦相公不讨厌，我也想送他过来从先生读书，不知可使得？”亢之道：“四爷有意栽培女公子，这是好极的了。这里又没有第二个学生，先生也正苦过于寂寞呢。就请送过来便了。”寇四爷大喜。恰好秦绳之从外面回来，与寇四爷彼此相见。大家道过契阔，寇四爷便作别回去，与寇四娘说知，要送阿男上学的话。四娘道：“阿男才得六岁，怕早了些罢？”寇四爷道：“阿男年纪虽小，身驱却是长大的。方才在秦家，看见他家二官，已经八岁了，生得也不过阿男那点大小。我意思要早点叫他上学读书，将来你我自己再教他些武艺，教成一个义武全才，也好招一个快婿养老。”寇四娘听说，自无不允之理。当下拿历本，看定了日子，寇四爷便去置备点纸笔书籍之类。

到了日期，便亲自送女儿阿男去上学。先见过亢之弟兄，又带到里面见过绳之的娘子，然后转到书房去拜见先生。原来亢之已经从中介绍，说定了每月送修金二百文，殷曰校乐得每月多捞他二百，就答应了。这天早起，白凤一早先到了书房。不多几时，亢之带了寇四爷，领看阿男来了。寇四爷先向殷曰校见过礼，然后叫阿男上前叩见。又叫与白凤相见过后，方才就了学位。真是一个英俊好女儿，虽然仅得六龄，却已出落得英姿绰约，态度轻盈。怎见得：

修眉画螺，皓齿编贝。一点朱樱唇小，两旁粉颊涡圆。漆发垂肩，愈衬出梨花脸白；星眸特睐，乍舒开柳叶眉青。耳底双环摇曳，写出轻盈；额头一点焉支，增来妖媚。看此日垂髫娇女，即他年绝代佳人。

从此，阿男就在秦家读书。绳之娘子，因为自己没有儿女，见了别人的小孩子，没有不欢喜的。况且阿男又生得粉堆成、玉琢就般的一个女孩儿，如何不爱？便和伯伯、丈夫说知，中午放学时不放阿男回去，留在家里吃中饭，到晚饭时才放他回家。因此阿男早来暮去，每日除了读书之外，便在上房和秦白凤顽耍。

诸公！告子一句话说得最好，他说：“食、色，性也。”这好食和好色，真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情。不信“，但看小孩子出世，就解得吃奶，啼哭起来便要娘，若是用了奶娘呢，他便见了奶娘，比爹娘还要亲热，这便是好食。到了几个月，略略识得人事的时候，你试拿一张白纸、一张红纸去逗他

，他伸出手来，一定是要红的，这便是好色。手抱的孩儿是断断乎没有习染的了，所以说是性也。秦白凤和寇阿男两个，一对小儿女，一个是眉清目秀，一个是齿白唇红。似此天天在一起，虽是两小无猜，却也是你爱我脸儿标致，我爱你体态轻盈。小孩子家虽然不懂得甚么，就只这点，便种下了无限情根。况且两个同在一处读书，相守到五六年，秦白凤长到了十四岁，阿男也十二岁了。

那寇四爷送女儿去读书，不过是一时高兴。这几年读下来，阿男已经略识几个字，随便一封信，拿起来也勉强念得下了。乡下人家女儿，有了这点本事，便要算是才女的了。因此阿男到了十二岁那年，寇四爷就不叫他读书了。一则是已经心满意足，二则是因为没有子息，恐怕失了自己的家传幻术武艺，要想传给女儿。所以叫他歇了学，天天在家里，先教他些翻跟斗、耍拳脚、纵高、跳远的软工夫。秦白凤一旦失了个伙伴，便觉得读书写字都没了神采。听得阿男在家习武、天天到了放学时候，便跑到寇家去看。原来寇家门前是一片空场，寇四爷天天就在空场上教阿男，白凤便天天到空场上去看。有时碰得不巧，已经教完了，他便直到寇家里去，和阿男顽耍。好在彼此乡邻，又是两个小孩子，各无猜忌的。所以由得他哥哥、妹妹的，依旧天天在一起。

如此又过了两年，阿男已是十四岁了。寇四爷又想起男大须婚，女大须嫁的念头，便和寇四娘商量道：“我看阿男长得实在快。你看他只得十四岁，人家见了，那一个不当地是十六七岁的人？人又生得聪明，所以我的幻术武艺，他都学得纯熟了。你我又没个子息，我想替他招个女婿养老。无奈这乡下地方，没有个出色的子弟。”这一句话未曾说完，寇四娘便接着说道：“官人说得不错。妾早就看中了一个人，说出来不知官人对不对？就是妾的侄儿余小棠。我们亲上加亲，岂不格外亲热？”原来寇四娘的父亲余佐清，世居在瓜州镇上，只生下寇四娘兄妹二人。寇四娘的哥哥叫余棠伯，生下一子，就叫小棠。家中薄有资财，前两年棠伯过了，小棠倒还能支持门户，此时已长到一十八岁了。寇四娘归宁时，早就暗中向侄儿许下了亲事，所以小棠一向不肯提亲，单等他表妹。寇四娘这天乘便说了出来，寇四爷听了，沉吟半晌道：“娘子看中的，自然不差，况且又是亲上加亲，自然是好的了。但是卑人的意思，要想带女儿出门一次，侥幸遇了个王孙公子，不然，或者配上个江湖好汉，这才遂了我的心愿呢！”寇四娘听说，心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便十分违拗。便道：“官人说的自是高见。但不知几时动身？到哪里去？”寇四爷道：“我想北京是个天下第一繁华的所在，打算去走一遭。一则为女儿的终身大事，二来这许多年不曾走动，借此也舒舒筋骨。”当下寇四娘应允了，便择日起程，不免又到各乡邻人家去辞行。此时和秦家的交情，比以前又是不同，因此寇四娘带

了阿男，专到秦家话别。绳之娘子接着款待，自不必说。

且说秦白凤下学进来，见了阿男，自是欢喜。然而此时彼此都长大了，不免要避点嫌疑；虽然仍是有说有笑，但较之于从前耳鬓厮磨的光景，又自不同了。当下谈了几句，阿男忽的起身说道：“不知先生可在书房里？我受业一场，也应该去辞个行。”寇四娘说道：“礼该如此。你去去就来罢。”阿男对白凤道：“就烦哥哥陪我走一遭。”白凤笑着答应了。两人同到了书房，谁知殷曰校放了学，便到外头散步去了。白凤道：“先生既然出去了，我回来替妹妹说到罢。”阿男望着白凤，脸上泛了一点红，说道：“我何尝要辞甚么行，不过要和你说话罢了。”白凤道：“妹妹此番出门，有甚话分付，自当洗耳恭听。”阿男脸上又红了一红，才说道：“哥哥，你到底爱我不爱？”白凤道：“妹妹说得奇，我听见你要出门，已经心焦得了不得，要想设法留住你，却又无法可设。肚子里有多少话要和你说的，却又说不出来。我此刻为了妹妹，已经心乱的了不得。妹妹还要和我打趣，我有甚不爱妹妹的道理呢？”阿男低下了头，一会儿脸上红了又红，方才颤声说道：“你如果真爱我，便请你务必等着我。”白凤也红了脸道：“我也这么想。但怕我们自己做主不来。”阿男道：“只要有心，我有法子呢！”正说到这里，忽听得门外咳嗽了一声，殷曰校回来了。阿男端端正正的福了两福，说了辞行的话。殷曰校是一切都不关心的，随便敷衍了两句。他二人仍到上房去了。盘桓了一会，方才分手。

且说寇四爷别过众乡邻之后，带了一妻一女，出门而去。家里养的一匹乌孙汗血马，给阿男骑了，夫妻两个，另外雇了牲口，一路上冲州过府而去。这一行却没甚耽搁，不过到了盘缠缺乏时，就地设个场子，使两路拳棒，换几文盘费罢了。走了一个多月，到了北京，拣一座客店住下。寇四爷便向店家打听，那里有个好场子可以卖艺的。店家说道：“客官要卖艺，却是好运气。这里西直门外，有一座夕照寺，因为四月初八是佛诞，初一便开庙门，足足开一个月。这一个四月之中，烧香的红男绿女，公子王孙，不计其数。今日已是三月二十七，客官们将息两大，恰好到那里去。”寇四爷大喜道：“是难得这个好机会也。”便进来和四娘说知。

大家将息了几天，到了四月初一，夫妻母女同到夕照寺前面，拣了一片空场，鸣锣击鼓，耍起枪棒来。一连耍了几天，生意倒也不坏。这天寇四爷对四娘说道：“我看这北京人才不少。明天初七了，初八那天，游人一定更多，我想明天拿出我的幻术来，耍他两套，多哄动些人，初八那天，就便拣个女婿。”四娘笑道：“这人山人海的，不知怎样拣法？”四爷道：“我有一个问天卖卦的法子。到了那天，把我家藏的两颗珍珠，缝在阿男靴头上，只说有谁上场

来和阿男交手，能把他靴头上珠子摘去的，就把珠子赠与他。如有人果然摘得去，便与他说亲。娘子，你说这个法子使得去么？”四娘道：“万一被一个老头子，或者一个蠢陋汉子摘了去，却怎样呢？难道也把女儿嫁给他不成？”四爷道：“娘子好不聪明。果然如此，我不过拼了这颗珠子罢了，谁还和他提甚么亲？况且我们阿男手脚灵动，如果不是天缘凑合的，只怕没有人摘得他去呢。”四娘笑道：“官人的高见不差，是妾过虑了，就照这样办罢。”

他嘴里便这么说，心中却不以为然。等寇四爷走了出去，便悄悄的和阿男说知他父亲的主意，又说道：“照你父亲的主意，将来你不知嫁到甚么地方去，岂不是活活的把我母女分开，我一向早已定了主意，要把你和表兄余小棠匹配起来。瓜州离我们家不远，时常可以往来，又是亲上加亲，岂不是好？为此，我特地关照你一声，到了那天上场的时候，千万小心，不要被人摘去。”阿男听了，回头一想：表兄余小棠生得一张紫黑面孔，举动粗莽，母亲如何叫我嫁这等人？又想起白凤哥哥生得何等秀雅，况且又同在一村居住，余小棠那里及得来他的脚后尘？况且我临走的时候，约过叫他等我，我岂可在这里配亲，自失其信？不如面子上从了母亲，暗中却把这身子留给白凤哥哥罢。等到回家时，却又再作道理。想定了主意，只向四娘点了点头，不便说出甚话。四娘以为阿男依了自己，自是欢喜。

次日，阿男早起，便扎扮起来，梳一个堆云拥雾流苏髻，扎一副双龙抢珠金抹额，当中装一座猩红软绒英雄球，鬓边厢插一枝岭南情种素馨花，耳朵下缀一对桃梢垂露珍珠环，穿一件金绣碎花玉色小紧身，肩上披一件五云捧日缨络，腰间束一条鹅黄丝织排须带，腿上穿一条玉色碎花小脚裤，足登一双挖嵌四合如意小蛮靴。结束停当，寇四娘代他披上一件百蝶穿花玉蓝夹斗篷，罩上一顶五色洒花观音兜。跨上了乌孙汗血黄骠马。寇四娘夫妻两个，亲自夹护了，到夕照寺去。这一大，围随观看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到得夕照寺前，依旧拣了一片空场，先安顿好了他的刀枪家伙，系好了马匹。寇四娘敲起铜钹，寇四爷飞起流星锤，分开众人，然后提起了一根铁杆梨花枪，照例说了几句“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的话。然后对众说道：“今日在下身体有些困倦，要不动刀枪。特叫我小女出来请教两路剑法。”说完了，寇四娘又敲起铜钹来。寇阿男便脱下观音兜，卸脱夹斗篷。提了他母亲所用的雌雄双股剑，整一整抹额，收一收束带，走上场来。摆开架子，抱着双剑，将身一转，打了个团圆和合拱，方才舞动起来，怎见得：

转舒皓腕，斜送明眸。出鞘时两道寒光，舞动时一泓秋水。曳影横飞，问锋锷则陆虬犀甲；寒芒四射，论敏捷则水截轻鸿。贴地时似点水蜻蜓，腾空处像穿花蛱蝶。电影飞闪冲斗牛，寒光绕体飞龙蛇。遂令万目尽凌乱，细看两肋

生碧花。

一时围看的人，无不齐声喝彩。舞够多时，阿男方才敛住寒光，露出梨花娇面，再向众人打了个回旋拱，方才下场。

寇四爷又提了枪上场说道：“承蒙列位不弃，剑是请教过了。在下还有一套小小戏法，要搬演出来，博众位一笑，怎奈这个石狮子碍事，待我先把他刺倒了。”众人看时，原来是夕照寺前的一座石狮子，连座子足有六尺多高，从头至尾，有五尺多长。寇四爷拿了枪向狮子刺去，谁知用力太猛，枪头撞到石上，迸出了一阵火星，豁刺一声，那铁枪杆居然断了。寇四爷仰面闪了一交，便叫起痛来。寇四娘连忙上前扶起。寇四爷反手摩挲背后道：“想是地下有甚石子之类，我背上痛得很呢！”寇四娘便去地下扒开泥土一看，说道：“没有石子，却有两根竹桩，待我拔他起来。”说罢，一手攥了一个桩头，向上一拔，咦，不是甚么竹桩，却是一张竹梯子，这一下已经拔了两层踏步上来了。寇四娘又拔一下，那梯子已出来了，有一人多高。看的人无不称奇道怪，一齐嚷着：“拔啊！找啊！”寇四娘果然只管向上拔，谁知越拔越高，高到上冲霄汉。从底下望上去，已经看不见梯顶了，底下还不曾拔尽。四娘和阿男两个换力去拔，到后来拔不动了，四娘道：“想是上头顶着天了，这便怎样？”寇四爷此时也哼完了，说道：“正好我的枪断了，女儿，你过来，你就从这梯上天去，代我向二郎神借他的三尖二刃刀，我用一用。”

阿男果然走近梯前，一步一步的上去。当时万目睽睽的，看着他手脚移动，一层一层的上去，直到了云端里面，慢慢的影子都看不见了。看的众人没有一个不缩头吐舌的。寇四爷自在场上，向四面求赏，说：“赏了钱，好看我女儿下来。”一时四面的钱，纷纷抛到场上。他夫妻两个一一的收拾好了，仍然不见下来。四爷便叫四娘上去催他，鬼混了一回，四娘方才依允了。说也奇怪，四娘一脚踏上去，才起第二只脚，那竹梯却插了一层入地里去了。等换了脚踏第三层时，那第二层又插下去了，如此一层一层的插下去，慢慢的把插天高的一张竹梯，尽情都插到地下去了，只剩了两个梯头露在外面。四娘衔衔的看了半天，举起脚来，把那梯头踩了一脚，便索性都插了下去。四爷道：“且慢，如今没了梯子，叫我女儿怎生下来？”四娘愕然道：“这便怎样？”四爷道：“还把梯子拔上来啊。”

四娘果然便去扒泥土，谁知扒了一尺多深，那里有个影子？四爷急了，敲着铜钹，仰着面极声的叫女儿道：“你便跳下来罢！”四娘便捞起衣服要接。叫了半晌，隐隐听见阿男答应，那声音却不在天上，似在地下。四爷便停了钹，各处去寻。只听得阿男叫道：“爹爹啊，我在这里呢！”跟着这声音寻去，寻不着。再叫一声，又听得应一声。寻来寻去，原来那声音就出在那石狮子

底下。四爷顿足道：“罢了！完了！这石狮子少说点也有四五千斤重，把他压在底下，怎得出来？来，来，来！你快和我抬开了他，女儿才得出来呢！”夫妻两个一齐动手，一个涨得肉突筋粗，一个迸得面红耳赤，却如蜻蜓撼石柱般，那里动得分毫？夫妻两个故意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一番。忽听得阿男在地下说道：“爹爹，妈妈，快些走开些，我出来也！”说声未毕，只见那座石狮子左右摇了两摇。寇四爷夫妻连忙走开。那狮子一连摇了十多下，便慢慢的离了地。原来阿男在地下把他双手举起，从地下钻了出来。这一下把围看的人，又都惊得缩头吐舌，喝彩之声，就和打雷一般，轰轰不断。你看阿男面不改色，出来之后，还用力把狮子往上送了两送，才把他掣下。却又不偏不倚，恰好掣在原放的地方，分毫没有移动。这一下四面的赏钱，又往场上乱丢。寇四爷收了赏钱，谢了众人，即便收场回上。

到了次日，那来看的人更多了。寇四爷却叫阿男把两颗珠子，缀在靴头上，到了场上时，只说是打赌赛，叫人来取珠子。阿男出场耍了一路空拳，便有两个不自量、不济事的上来交手。不到两个照面，早已跌扑出去。后来虽然来了几个有家法的，怎奈阿男自己知道这是自己终身大事，怎肯轻易被人摘去，因此处处提防。何况那珠子顶多不过黄豆般大小，耍拳棒的人，都是些粗手笨脚之辈，更不是容易摘得下来的。此时除非秦白凤上场，我知道阿男便情情愿愿的，把靴尖送到白凤手里，请他摘了。

阿男便如此痴心。谁知秦白凤那边，已经另外提亲了。原来白凤的叔父秦绳之，有一个朋友，姓何，表字仁舫，向在镇江开了一家布店，生意倒也十分兴旺。仁舫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彩华，二儿彩章，都已长大成家，仁舫久经抱孙的了。晚年却生了一个女儿，照着两个哥排行，就取名叫做彩鸾，才长成一十五岁，一向随着父兄在镇江居住。秦绳之闲在家中没事。这天渡江来访何仁舫，仁舫邀往家中去坐。原来他住家店铺是分在两起的。当下两个老友相见，未免要留住盘桓几日。布店里事情，自有彩华、彩章料理，仁舫向来只在家中纳福，何况来了个朋友呢。绳之住在何家几天，他家中的家人妇子，自然都出来相见。别人且不必提，单说何彩鸾本来生得端凝庄重，光华照人。那秦白凤又是绳之的爱侄，因此绳之见了彩鸾，便想起侄儿的亲事来，默默的放在心里。生意人家不及官宦人家的礼节多，拘束大，所以彩鸾自从拜见过绳之之后，便出入自由，不甚回避。绳之察得他举止大方，言语伶俐，就越发看上了。一天早起，仁舫约了同到茶馆里吃早点心，带吃两壶酒。吃酒中间，绳之便问起：“彩鸾侄女，不知可曾有了夫家？”仁舫回道：“早呢！今年才十五岁，我一向还没有和他提亲。”绳之道：“且待我和他提一提，看是如何？”仁舫道：“老弟提到，那子弟自然是不错的，但不知是甚人家？”绳之道：“我

今天又可以算做媒，又可以算求亲，我所提的就是舍侄白凤。小孩子生得还聪明，读书也还好，但不知可仰攀得上？”仁舫未及回答，只见何家用的小厮，带着一个乡下人跑来。那乡下人一头大汗，对着绳之便叫道：“二相公，快快回去，你家大相公有事呢！”正是：

通辞本欲谐鸾凤，归去还应痛。

未知那乡下人来报的是甚么事，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三回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 恣顽皮蓦地破私情

为人何苦远离家，第一家园乐最赊。

今日倦游归去也，任从客地斗繁华。

为人切勿学钟情，学到钟情梦不醒。

任尔一情情到死，情天高处又投生。

上回书中，说到秦绳之正向何仁舫代侄白凤提议亲事，忽然来了个乡下人，请他回去，说是大相公有事。绳之定睛看时，原来是家里的一个佃工张阿六。绳之忙问：“甚么事？”阿六道：“大相公昨夜从田里回家，忽然昏倒。连忙请天生堂药铺的李先生来诊看，说是中风，救了半天，方才苏醒，叫我赶来请二相公回去。我连夜动身过江来，这才赶到。”绳之闻言大惊，便打断了提亲的话头。连忙叫阿六胡乱吃些点心，到何家取了行李。辞了仁舫，匆匆和阿六到了江边，恰好遇了渡江渡船，渡过江去，飞奔到家。

只见亢之睡在床上，口鼻搐动，双眼呆定无神，白凤站在床前伺候吃药。绳之走近一步，叫声：“大哥，怎样了？是怎样起的？”亢之看见兄弟来了，使伸出于未，绳之连忙递了自己的手过去。亢之拉着兄弟的手，嘴里说了两句话，却是舌头强硬了，调不转声音。听过去只觉得哩哩啰啰的几声，并听不出他说的是甚么话。绳之天性是最厚的，见此情形，便不觉扑簌簌滚下泪来。盘了腿坐到床上，两只手执着亢之的手，只管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呜咽了许久，才对亢之说道：“好大哥，你此刻觉着怎样？你说两句清楚话我听听。”说也奇怪，亢之听了，就说出话来，虽不十分清楚，但是留心听去，仔细体察，一半听声，一半会意，居然听得出来了。他说道：“我并不见难过，不过身上有点麻木。想来不至于此。万一我死了……”说着望了白凤一眼，白凤连忙走近一步，紧靠床前。亢之又看了绳之一眼道：“儿子是我的、你的，都是一样。你是有了侄儿，我也知道你的，何况……”说到这里，就停住了。歇了一会，又望了白凤一眼道：“我死了，望兄弟……”说到这里，还清楚听得出，以后又是哩哩啰啰的，听不出来了。绳之一直捏着他哥哥的手，亢之说一句，绳之应一句，到了此时，不觉哭了出来，倒没话答应了。白凤早就哭得泪

人儿一般。绳之娘子李氏在旁边伺候茶水汤药，也带着一眶眼泪，满腹忧愁。殷曰校也不住的到里面探问。下午从瓜州请了一位高医生来，诊了脉，开过方子，服下药去，仍然没有转机。此时便惊动了邻舍亲戚人等，都来问病，也有荐医生的，也有说单方的，忙了这个，又忙那个。怎奈亢之的寿元只有此数，虽尽了人事，他的大命终不可挽回，便呜呼哀哉了。

秦白凤本来生得天性极厚，又读了几年书，颇知礼义，父亲死了，号啕痛哭，自不必言。哭过之后，他便先向叔父绳之叩头，求叔父主持一切，又向先生殷曰校及众亲族人等一一叩过孝头。内地乡间，还有些古风，不比得上海人情浇薄，一出了事，亲族邻里便都来帮忙。大凡办事，人多易举。一霎时便移尸正寝，设起孝堂。绳之约了殷曰校，亲自去看定了棺木，择日含殓。内地地方不懂得甚么破除迷信，未免延请僧道，啐经拜忏。灵柩在家里停了几时，便又择日送到祖莹上去安葬。原来秦亢之自从十多年前，散了一回赈之后，便逐年的施茶、施药、施棺。因此在乡中有个善人之目，一班耆老都说他难得。所以他死了，是人人落泪的。到了下葬那一天，来送葬的人，八里铺一乡之中，算是万人空巷。还有南边从瓜州来的，从竹西亭来的。北边从仪徵来的，从扬州来的，甚至有从邵伯镇来的。小小的一个乡下农民，死得如此热闹，也算不可多得的了。

据我说书的看来，上海那些阔老官大出丧，花了几个冤钱，雇了一班斐猎滨乐工。不是用情面，便是用势力，弄了几名洋枪队、刀叉队，押着棺材，绕着大马路、四马路兜圈子的，还不及秦亢之死得体面呢。我说到这里，就有人驳我了，说：“你这句话说错了。乡下地方的事情，怎及得上海的体面？”我道：“体面不在乎排场，只要辨一个真假。秦亢之死了，四乡八镇的人来送他，都是仰慕他是个善人的一片真心。至于上海阔老官的大出丧，莫说乐工兵队是花钱出法子去弄来的，就是那送殡的亲友，都是假的。”驳我的人又说道：“岂有此理！难道你也说他花钱雇来的么？”我道：“岂敢。遇了阔老出丧，只要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缘，便具了衣冠，雇了马车，去送送，到甚么延绪山在咧，苏州会馆咧。那主家阔的，手笔大的，送出来的车金就是两块洋钱。我雇来的马车，车价不过一块二角，再添了两角小洋钱的酒钱，照现在的洋价，我还赚了七个角子五个铜片呢。（沪上称当十铜元为“铜片”，“片”，读若板。）大马路一壶春的早茶，又可以吃十天、八天的了。”驳我的人又说道：“万一碰了个主家手笔不大，只送一块钱车金的，你岂不是要蚀四个角子了么？”我道：“呸！平日知道他手笔；不大的，谁过去送他？”据此看来，可见一切都是假的了。

闲话少提，且说秦白凤办过了葬事之后，又料理谢孝，还有家中多少琐事

，与及田在上的事情。从前都是父亲料理的，此刻父亲没了，虽说与叔父不曾分家，自有叔父照管一切。然而有多少事情，是一个人不能兼管的，所以白凤不能不学着照料，因此便不能读书了。丧事过后，便辞了殷曰校，把全年修金送了他，他自无话去了。从此秦白凤便废了学，日日只管理些农场事情。当初寇阿男出门时，彼此本有点恋恋不舍，加以阿男在书房里说了那一番话，更觉得魂销心醉。自从阿男去后，竟是眠思梦想，把窗课也荒废了。后来遇了父亲身故，一场哀毁过后，才把阿男渐渐忘怀，这也是秦白凤天性过人之处，才得如此。你看近日的人，有许多自命开通的，热丧里面娶亲纳妾，不知要多少。至于二十七个月服制当中，没有一个月不挟妓饮酒的，那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唉！白凤便把阿男忘怀了，可怜阿男是个痴心女子，他既心许了白凤，便是一生一世的事，那怕死到头上，他也不肯忘怀的了。所以在京城里面，他父亲叫他拣女婿、缀了珠子在靴尖上，凭天作合，有人能摘下珠子的，便把阿男配他。千人万人当中，未尝没有一个俊俏后生，配得起阿男的。争奈阿男一心只在白凤身上，每到上场，十分留意，怎肯教人摘去？每天回来，自己一定又脱下靴子，仔细验过那缀珠子的线，倘有点毛了，便拆下来换过。因此一连上了七八天的场，总没有人近得他分毫。内中不少轻薄少年，希图尝试的，走上场去，无非被阿男打得跌跌扑扑。因此一连七八天，休想有一个人近得他分毫。

这一天正要收场回去的时候，忽然人丛走出一个人来，像个家人打扮，对寇四爷道：“家爷请教头到宅子里去谈谈。”寇四爷对那人望了一眼道：“不敢。你家贵上是谁？我和他素昧生平，不知有何事故见召？”那人道：“家爷姓万，是湖北人。从前在家乡时，曾认识教头的。”寇四爷恍然大悟道：“哦，是了，莫不是汉阳万夫强万员外？”那人道：“正是。因为不知教头下处在那里，叫家人等在这里相请，就请同去。”寇四爷道：“不知宅子在那里？”那人道：“进城到锡拉胡同便是。”寇四爷听说，便叫四娘“带了阿男，先回客店里去，我去拜望万员外去。”说罢就和那人同走。

到了锡拉胡同宅子门首，那人先进去通报。寇四爷放下袖于，抖了抖灰尘，又用袖子把双靴掸干净，恰好里面传出来叫请，寇四爷又正一正帽子，踱了进去。万夫强早已迎到房檐底下。寇四爷趋前一步，作揖行礼道：“江湖微末，前承宠爱，感激无地。”万员外连忙还礼，让坐，献茶。寇四爷道：“在下到京，已经多日，不知贵府住处，不曾过来请安，还求员外恕罪。”万员外道：“便是我也不知教头来京。前几大和几个朋友，到夕照寺随喜，看见教头搬演戏法，实在神妙。因为被朋友们拉着逛地方，不曾招呼得，又不知尊处在那里，不便拜访。恰好几天里头事情忙，直到今天才得个空儿，请教头来谈谈。

我们一别有十多年了。”寇四爷道：“正是。有十三四年了。”万员外道：“那大找看见一位姑娘，踏涕上大的，不知是那一位？”寇四爷道：“那就是小女。在贵府的时候，还抱在手里呢！”万员外道：“哦！原来就是他，长得那么大了，怪不得我们要老了。有十八几岁了罢？”寇四爷道：“才十四岁。”万员外讶道：“十四岁，为甚长得那么大？哦，是了！想是你天天教他拳棒，身上的筋骨操练得强壮了，所以长得快些。不知可有了人家没有？”寇四爷道：“没有呢，这几天正想和他拣个女婿。”说罢，便把缀了珠子在靴头上，谁摘了去便嫁给谁的主意，说了一遍。万员外听了，吐了吐舌头，忽然又笑道：“教头，你好役主意。近来少林派的拳脚，各处都有，万一被一个和尚摘了去，难道你就招个和尚女婿不成？”寇四爷听说，脸上红了一红，又把当汤只说是赌赛，如果摘了珠子的人是合意的，便去说亲；是不合意的，拼得送了这颗珠子的话，说了一遍，万员外方才点头木语。两个又叙了些别后的话，万员外便留下寇四爷晚饭。晚饭中间，喝了几杯酒，不觉时候晚了，他住的客店，本在外城，此刻来不及出城了，只得就在万宅住了一宿。

晚上，万员外方才和寇四爷谈起正经话来。问道：“前几天看见教头搬演的戏法，实在神妙，但不知内中是甚么道理？明明上了天，何以忽然又在地下呢？”寇四爷道：“这不过一点掩眼之术罢了，何尝真的上天入地。”万员外道：“不瞒教头说，近来京北一带，有一种甚么八卦教，专门以邪术惑人，骗人人教，顺天府和直隶总督已经严饬地方官严密查拿。像教头顽的，原不过是个顽意儿，不要叫地方上看见了，疑心是个邪教的党羽，那就费了唇舌了。所以我请了教头来知照一声，这是我们相好一场，照应的意思。至于拳棒呢，只管要不妨。还有一层，你那位千金择配之法，未免近于儿戏了，万一配上了一个陕西、甘肃的人，岂不是嫁得和充军一样么？这件事还要再设善法的好。”一席话说得寇四爷唯唯称是。又问起万员外进京以来的光景，才知道万员外自从进京以来，便干了个小功名，分部行走。办了一次陵差，得过两回保举，升了郎中，分在刑部，已经补了缺有两三年了。

寇四爷盘桓了一夜，方才辞了回寓，将万员外的话，一一和四娘说知。四娘道：“外头风声一节，自是亏得员外知照，至于拣女婿一节，我早就说过不妥当的，是官人一定要如此办法。”寇四爷道：“好在顽了几日，总不曾有人摘得去，此刻只索罢休。倒是外面有了那个风声，我想弄拳棒也有点不便，我们不如回南去罢。”四娘听了，正遂心怀，夫妻两个便料理起来。阿男得知，更是满心欢喜。诸公，须知他夫妻父子统共只有三个人，就存了三样心事：寇四爷无非为到了几天京城，便赚了若干吊钱，打算回家去再置一两亩田地。寇四娘是欢喜着回家，向余家提亲。阿男呢，一心只有个秦白凤，打算回去

了，便要设法嫁他，以遂生平之愿。古人说得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他至亲的夫妻父子，只有三个人，就存了三条心。虽然外面没有甚么违拗，但是心里已是各向一边，这就是离心离德。这离心离德，是天下第一件不祥之事。在下每每看见世人，今日说团体，明日说机关，至于抉出他的心肝来，那团体两个字，便是他营私自利的面具。那机关的布置，更是他欺人自欺的奸谋。一个团体之中，一部机关之内，个个如此，人人这般，你想，这不是离心离德么？你想，这不是不祥之兆么？噯！一个团体如此，个个团体如此，一部机关如此，部部机关如此，你说中国的事情，那里弄得好哪？有人说道：“喂，说书的，不要只管打岔了，还是说你的书罢。”呵，呵！列位的心肝，被我在下的戳着了，所以不要听了。罢！罢！我也不来讨列位的厌了，就言归正传罢。

寇四爷收拾过行李，又到万员外处辞了行，方才带了妻子南下。一路上晓行夜宿，过府穿州，遇了通都大邑，不免耽搁两天，拣个场子，耍两套拳棒，赚几文盘缠。在路不止一日，到了扬州。扬州是个繁华之区，寇四爷一向往往来来，却没有甚么耽搁。这一回有意多住几天，在外面耍了几天拳棒。却被几个盐商知道了，叫到家里去顽两套戏法。今天到东家，明天到西家，无非是颠倒四时花木、搬运异地禽鱼之类。那些盐商，一个个都是用钱如用水一般的。加以寇四爷所顽的，都是幻术真传，与江湖上掩手掩脚的不同。又有了一个花枝招展般的阿男在场帮着搬演，跟着讨赏。那班盐商，便泼水般赏钱出来，生意比在京时好了十多倍。寇四爷十分欢喜。便在扬州耽搁住了，直到了年下，方才取道回家。

回得家时，卸下行装，憩息一日，便又到各邻里人家去拜望。噯！一年不知出几次门，回几次家，出一次门，辞一次行，回一次家，拜望一次，这岂不是厌烦死了？不知不是这么说，内地里乡下人家，至今还有点古风，同乡同里的，都还有点出入相反、守望相助的意思。不像上海租界的居人，同一条巷子里，住了若干年，彼此都不相闻问的。所以寇四爷一经回乡，便先去探望乡邻亲友。

别家人家都与阿男无涉，单是要跟了母亲到秦家去，满意要和白凤痛痛快快的叙个旧。谁知到得秦家时，白凤到村外佃户人家收租去了，阿男跑了个空。只随着母亲向亢之灵前吊奠一番，又和绳之娘子闲闲的叙了些别后的话。喜得绳之娘子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仍旧当他小孩子看待，问长问短，十分亲热。谁知这一番亲热，又撩拨起阿男一桩心事；他暗想：“白凤哥哥此刻已是父母双亡的了，倘能嫁了他，头一件没有翁姑管束，又有这么一个好婢娘，和我这般亲热，真是一分美满。若嫁到别人家去，人得门时，一个个都是素昧生平的

，知道彼此对不对呢？”想到这里，巴不得自己当面提亲。争奈没有这个办法，只得忍耐在心里。坐了一会，绳之娘子待过了点心，四娘便起身辞行。阿男巴不得多坐一刻，等白凤回来，见他一面，因向四娘问道：“母亲还是回家，还是再到那里去？”四娘道：“我还到李姆姆家去走走。”阿男道：“孩儿困倦得很，不同去了。”绳之娘子接着道：“姑娘既然不同去，就在这里再谈谈。四娘从李姆姆家回来时，再拢这里同着回去。不啊，就在这里吃了晚饭再走也好。”四娘道：“如此，我自己去罢，阿男留在这里等我。”一面说着，一面走，绳之娘子一面送出大门。

阿男满心欢喜，送过母亲，依旧跟了绳之娘子进来。婶娘长，婶娘短，十分亲热。又把在北京，在扬州，与及在各处所见的景致，有的没的，都扯来谈谈。直谈至红日西沉，还不见白凤回来。阿男更忍耐不住，便问道：“婶娘，我在这里坐了半天，怎的总不见白凤哥哥？不知他身子可好？”绳之娘子道：“他到外头收租去了。他此刻没了老子，不比从前读书的时候闲空了。他叔叔照顾不到的地方，总得要他帮帮忙。有两家佃户，完起租来，向来总不肯好好拿出来的。此刻老的过了，更是欺他年轻，闹到此刻大腊月了，天天去催，还是催不着。”正说着话时，寇四娘来了，约了阿男回去。绳之娘子挽留不住。阿男因为母亲执定要走，也是无可如何。绳之娘子送出大门，恰好白凤从外面回来，遇见了。便向四娘一揖道：“四娘、妹妹回来了。不知几时到的？”四娘回福了一福道：“昨天才到的，你一向好？”白凤又与阿男相见了。阿男见了他朝思暮想的人，自然格外留神，瞟着一双水汪汪的俏眼，看了又看，嘴里却说不出话来。主人家又已经送到门外，不便再为淹留，只得走了。却还回转头来对绳之娘子说了声明天会。说时那双俏眼，却是瞟着白凤的。白凤却为收租不着，一肚子没好气，并没理会。阿男见了这种神情，却是怀着鬼胎，不知他为甚么这回见了我待要理不理的样子，莫不是他把我临行的时候那一番话忘记了？不然，他便是另外有了情人。

诸公！大凡世间女子，器量最浅，疑心最大，对于男子一面，他不生疑心倒也罢了，只要他疑心一起，先就要疑到这一层，这是一定不易之理。可是阿男这回，可委屈死白凤了。你看他跟了母亲回到家里，心中只想着白凤那副冷淡情形，闷闷不乐，连晚饭也没有好好的吃，推说身子不爽，一早便到房里关门睡觉去了。躺在床上，却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暗想：“我临行时怎样嘱咐他，隔别了不过大半年，他何至于见面都不理我？枉了我一路来回，为了他眠思梦想。还有在京城里的时候，父亲要我上场拣女婿，我为了那颗珠子怕被人摘去，父亲就要硬作主，把我嫁人，我那一天不提出了一千二百分精神，去和人家交手？虽然没有几天，然而我总是为了他才肯如此。不然，北京城里，怕

少了个小白脸的后生？只因找心中向慕了他，就把那些人都看不在眼里。却不料他如此反面无情，岂不令人可恼！”心中想着，翻来覆去只是睡不着。

此时腊月天气，越是睡不着时，那被窝越不得暖和。阿男心烦到极处，便兀的一下坐起来，挽一挽头发，顺手取了一件紧身，披在身上，想了想，靠着我的本事，崇楼大厦，我尚可以飞檐走壁，出入自如，何况乡下几间瓦房？我就趁这黑夜里去见他，问个明白，也可以解去我心头之闷。想罢，便穿了一条扎腿裤，套上了鞋袜，侧耳一听，村拆已报三更，便起身取了一把腰刀，挂在身上，悄悄的开了房门，又悄悄的把堂户门开了。觉得一阵寒气扑面而来，便是毛发森竖。抬头一看，房顶上白了，原来下了雪，已积得有二寸多厚了，那空中还是飘飘拂拂落个不止。阿男心中顿然一呆，想道：做贼的有两句口诀，叫做“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这是恐怕月下露影，雪上留痕的意思。我虽不是做贼，却也是个私行。秦家门户，我虽是走熟的了，但不知白凤此时住在何处？到了那边，不免要东寻西找，我何苦去留个痕迹？且等大晴了再去罢。他只管敞着门，衔衔的呆想。忽又觉得一阵寒气深砭肌骨，十万八千根毛管，便一齐都竖了起来，跟着打了个寒噤，连忙关上门，回到房里。

关了房门，解下了腰刀，和衣倒在床上，在那里咬牙切齿的恨白凤，觉得心中一阵烦躁，一分难受。朦朦胧胧，正想睡去，忽听得窗外有弹指的声音，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却又没了声响了。想再睡时，又听得窗外拍拍拍的弹了几声。心想：半夜里是甚么人？便起来推开窗户一看，只见秦白凤站在窗外。阿男见了他，不觉心中一喜一怒，便道：“你进来么？大冷的天气，站在外头不怕冻坏了。”白凤道：“我不惯钻洞。你开了门，我进来。”阿男果然开了两重门。抬头一望，只见一天白雪，都变做了青绛颜色，一阵阵的热气扑面而来，比六月里在太阳底下晒着还要难受。白凤早已走到跟前。阿男本来有多少说话要和他说的，到了此时，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只见白凤笑嘻嘻的说道：“妹妹，自从你出门之后，我便和李姆姆家的大嫂子结了亲，好不恩爱。”阿男怒道：“你把我临行的话都忘了，却去和一个二婚头结了亲，还要到这里来气我。你小心点，我虽是个女子，却也是个走江湖的好汉，有一天碰在我手里，才知道我的利害。”白凤道：“利害么！了不得不过杀了我罢了！我现成在此，就请你杀。”阿男低头一看，腰刀还在身上。听了白凤的一番无情话，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拔出刀来，尽力向白凤杀去。刀过处人头落地。

只有一桩奇事，他那个头跌在雪里，犹如铁匠炼钢，烧红了铁淬在水里一般，吱吱喳喳的有声，冒起了一阵浓烟，被一阵风吹到脸上，那热气直扑过来，热闷得几乎气都喘不出了。再回眼看白凤时，谁知他腔子里又长出一颗头来

，和杀下来的一模一样，却又白嫩了好些。不觉大惊，想道：“我父亲传了我多少法术，却没有这个。”便问白凤道：“你这个法儿是那里学来的？”白凤道：“这就是你教给我的，怎的反过来问我？”阿男回想，又像是自己也有这个法术。因又问道：“怎么你长出来的头，比从前的白嫩了许多？”白凤道：“这是新长出来的，自然要白嫩些。”阿男把刀递给白凤道：“你试杀了我，看我也换个新头。”白凤接过了刀，忽的变了个红脸虬髯的大汉，眼睛里射出两道火光，挥刀尽力杀来。阿男自觉得头随刀落。肚子向上努了努力，思量要迸出个头来，谁知这一迸并未曾迸出了头颅，却迸出了一腔热血，闹得淋漓满身，血流到处，犹如火烧一般，热得手足乱舞，一个翻身，跌在地下。睁开眼睛，四面一望，原来睡在床上，竟是一场噩梦。觉得浑身火热，头上犹如顶着火盆一般。一翻身坐起，又觉得两耳雷鸣，头上觉有千斤之重。这才脱了鞋子，和衣钻到被窝里去，竟是一夜烧到天亮。次日早上，便起不了床。

寇四娘得知，便忙着人请了医生来看，开了药方，吃了两帖药，大烧热便退了。只仍是气息恹恹，不思茶饭，早晚还是潮热，一直淹缠到过了年，还未痊愈。绳之娘于倒来看过他好几次。这种病，便叫做相思病。幸得阿男心中虽然是想白凤，却还带着一半是恨他，所以这个病还不至于深入膏肓，若是没有恨他的心思，只是一味想他，这个病就难得好了。

阿男病到了次年二月，方才起床。四爷、四娘便叫他到外面去散步消遣，这是体贴他久病初起，寂寞寡欢的意思。乡下姑娘本来也没甚拘束，况且他又是走过江湖的人，在外头逛逛，更不算得甚么了。阿男自己也觉得困闷无聊，便信步出门，随意行去。走到村外，远远的看见柳树底下，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白凤。阿男见了他，也不知是甚么缘故，眼中扑簌簌的便流下泪来，一步一步走到白凤跟前。白凤兀自不看见他，原来此时正是农忙之际，白凤此时是出来课农，眼睛只向远处看，并未留神到近处，阿男又是从他旁边走来，是以并未看见。阿男走到近前，便叫一声：“哥哥。”白凤猛回头，见是阿男。便道：“妹妹，你大安了。我有孝服在身，新年时不便到你家和四爷、四娘拜年。是我婶婶到你家拜年去，回来说起，才知道妹妹不好。后来找婶婶人看你，我总想附一句问候的话，却又不好意思。”阿男道：“你还记得我呢？”白凤愕然道：“妹妹，这是甚么话？”阿男道：“我去年出门的时候，和你在书房说的话，你还记得么？”白凤道：“我一天总要想起几遍，怎么不记得？”阿男道：“哼，未必罢。”白凤诧异道：“何以见得我未必？”阿男道：“你既然记得，何以见了我理也不理，话也没一句呢？”白凤道：“奇了，这是那里说起？”阿男道：“去年我回家时，和母亲到你家去，在门口遇见你，你何尝理我来？”白凤回头一想，笑道：“我还和妹妹作揖相见，如何说

不理？”阿男道：“可曾有一句话？”白凤道：“那时四娘、婶婶都在跟前，叫我和妹妹说句甚么话？况且你们又匆匆走了。妹妹，这是你错怪我了。”阿男听说，衔了一会，便问道：“哥哥，你此刻的卧房在那里？”白凤道：“就在从前先生住的那个房子。”阿男道：“可还有别人？”白凤道：“还有两个佃工，睡在耳房里。”阿男正要往下再问，忽听得那柳树背后，有人答道：“是睡在耳房里，不是睡在眼房里。”白凤、阿男一齐吃个大惊，急忙看时，原来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牧童，在那里顽皮。白凤骂了他一声，两个就此走开了。正是：

东风到底还多事，吹起落花惊燕莺。

未知他两个走开之后，到几时再走拢，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四回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 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情到成痴便可怜，仅凭灯火证姻缘。

无人私语沉沉夜，愿作鸳鸯不羡仙。

罡风无赖散鸳鸯，南北分飞路阻长。

从此天涯隔神女，锦屏无梦到高唐。

上回书中，说到秦白凤和寇阿男两个，正在喁喁私语的时候，忽然被一个牧童前来打了个岔，他二人便分开了。诸公想还记得，这时候是二月中旬，这一年阿男是十五岁了。前一年在京城的时候，他的母亲寇四娘，一心只想把女儿许给自己内侄，打算回到南边就要提亲。这句话想诸公也都还记得。此刻他回到家乡，已经过了年了。新年里头，或者寇四娘回娘家拜年，或者他内侄来给姑娘贺岁，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了这个会面，就应该把亲事提一提，成与不成，也应该有个交代。不知其中有两个原故：一来阿男回家，没几天就病倒了。二则新年里头，寇四娘叫了个瞎子来算流年，一家大小的八字都叫他算过。算到阿男，那瞎一说是本年虽有红鸾暗照，却是阳刃守宫，不宜提亲，若是本年见喜，恐有刑伤云云。妇道人家最相信的是这些话，所以寇四娘便不敢和他提亲事。有人来做媒，也推说年纪太小，不便提亲。所以阿男才得一心一意来想白凤，不然啊，早就成了余家的人了。

那天他两个被那顽皮牧童冲散，白凤自有他的课农公事。阿男仍到各处散了一回步。万才回去。心中暗想：白凤果然未曾忘记我，倒是我以前错怪他了。但可惜今天未能和他畅谈，他的婚姻之事，倒底怎样，我去年做的那个梦，又是甚么来由？登时把从前恼白凤的心事，又变成了恋白凤的心事。从这天起，又是闷闷不乐，连日在外头散步，要再碰他，偏又一连三四天都碰不着，越是觉得烦闷。忽然一天想起，我何以这么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生

病的时候，秦家婶娘来看过我好几回，我此刻好了，也应该去谢谢人家。找何不借此为名，到他家去走走。或者可以得个空儿和他谈谈，不啊，也可以约个时候，约个地方，和他见一见，商订了我们的终身大事。不然，总怕到有个中变。

想定了主意，便等次日吃过早饭，禀告过父母，自到秦家去。绳之娘子接着款待，问了些病中情景，谈谈说说。又帮着绳之娘子整理织机，不觉已到了中饭时候，绳之娘子留他吃中饭。河男本待推辞，争奈从早上来了。直等到此时，依然不曾见着白凤一面。暗想他虽一早出去了，总要回来吃中饭的，我既然来了，总要等着他一见。定了这个主意，便一留就住。谁知等到吃饭时，非但不见白凤，便连绳之也没有回家。阿男便问：“怎不见叔叔和哥哥来吃饭？”绳之娘子道：“因为外面用的佃工，每每躲懒，此刻田上事情忙，他两个督工去了。饭是送到田上吃的。”阿男听了，又不觉大失所望。胡乱吃过了中饭，敷衍了一会，便辞了回去。镇日价无精打采，看那光景又像要生出病来了。

到了晚上，一更过后，归房睡觉。闷闷的坐了一会，侧耳一听，已是一更四点，四边厢万籁无声。乡下人家不比上海，是通宵达旦，俾昼作夜的。更兼农忙的时候，白天里辛苦了一天，明天一早还要有事，所以越发睡得早。到了一更多天，早是家家熄火，户户关门的了。阿男想了一想：此时四边人静，却又未必他已睡熟，且待我趁这时候，前去会他一会，当面说定，岂不爽快？想罢了，站起来，把外衣卸下，换上一件黑色绉纱密钮紧身棉袄，穿一条黑色绉纱扎腿裤，登一双黑牛皮底皂靴，卸下了钗环，戴上一顶乌绒壮士巾。这一身衣服，他们江湖上好汉的名色叫做夜行衣。阿男结束停当，挎了一口腰刀，打开箱子，检出了一枝闷香，带了火种，悄悄地开门出来。蹑到爹娘房前，侧耳一听，寂无声色，想是睡了。蹑出天井，仰面一看，但见满天星斗，夜色沉沉。此时二月下旬，春寒还自料峭，阿男擦一擦手掌，将身一纵，鸡犬不惊的已到了房顶上。手搭凉篷，四边一望，认准了方向，便望秦家蹑去。

两家相去不远，不够他三蹑两蹑，已经到了。低头一看，看见东边房里灯火犹明，认得是绳之夫妇的卧房，将身一蹑，就和蜻蜓点水般落在地下。走近窗前，只听得里面还有纺纱的声音。在一处明瓦缝里望进去，只见绳之躺在一张醉翁椅上，他娘子自在旁边纺纱，一面说道：“看书虽是好事，但是白天里头忙了一天，晚上也应该早点歇歇，天天弄到三更天，明天一早又要去忙了，未免太吃力了，官人还是劝劝他的好。”绳之道：“人家教子弟，总是教他勤力攻苦，没有教他躲懒的。”他娘子道：“教他养息精神，总不会错的。我两个又没有一男半女，将来两房只有他一个。是啊，还有何家有回信来了没有

？这一向你忙，我总没有问起。”绳之道：“回信还没有呢。我想天下算命的人，都是看的《子平渊海》，没有甚么别种书看的。我们这里算命算得好，合婚合得对，自然他那里算起来、合起来，也是一样的了。”他娘子道：“不啊，我们叫人算，是算何家姑娘的八字，算得好，也是何家姑娘的八字。他那边来要了我们二官八字去，知道算得好不好呢？”绳之道：“这些我就不懂了。何仁舫是一个豁达的人，未见得他一定拘泥这个。不过他前回来信有一句话，说是他家姑娘是我见过的，他也要叫二官人，等他见一见，才能定夺。我想我们二官人材出众，生得义秀气，何老头于见了，一定是中意的。”

阿男听了这一番话，知道白凤已经另外提亲，不觉心中发了一点酸气，上透泥丸，下达脚趾。那个难过，就叫他自己说。也说不出来。以后绳之的话，他也不要听了。轻轻走到天井当中，将身一纵，上了屋顶，在屋脊上坐下，暗打主意。呆想了半天，忽然发狠道：“天下万事，总是先下手为强，若是只管游移，便要因循误事了。”想罢站起来，蹿到西面一个别院里，低头一望，认得是从前读书的所在，便跳了下去。先向耳房里一张；只见里面漆黑无灯，但听得鼾声大作，一个呼，一个哈，犹如唱和一般。阿男便取出火种，又复加上半段闷香，心中暗暗笑道：“管叫你明天日高三丈，还不得起来呢！”安顿好了，回身到正屋里一张；只见白凤在书桌旁边，一张竹交椅上歪着，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看得出神。阿男仔细端详他，果然是面如冠玉，唇若涂朱，气爽神清，风采秀逸。莫说乡下人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子弟，便是我跟着父亲走山东，走北京，走扬州，地方走了几千里，码头过了几十处，过眼的人也不计其数，何尝有一个及得这个如意郎君的。我从小儿和他耳鬓厮磨的，此刻长大了，那婚姻大事，倘是被别人抢了，叫我何以为情？

想罢，便举手弹了两下窗门。白凤在里面吃了一惊，放下书卷，侧耳细听。阿男又弹了三下。白凤道：“奇！难道有人么？”阿男又连连弹了三四下，白凤站起来要去开窗。阿男在外一面弹窗，一面还是张着里面，早把房里面的地势审度好了。看见白凤起身，知道他要汗窗了，便先退后两步，架了势子。白凤就近窗前，把耳朵贴着窗户听了听，又绝无声响，不觉疑心，便推开窗要看。谁知呀的一声，窗门开了，阿男早飏的一声，从白风头上窜了进去。白凤吃了一惊，还当是一只野猫，及至回头一看，忽见一个黑衣青年站在当地。这一惊非同小可，耳边厢轰的一声，早把魂魄轰散了。浑身上下，都摇动起来。三十二个牙齿，一齐叩响，身子软做一团，口中叫道：“大大大大大王饶命！”

哈哈！这寇阿男将来是要做几天秦白凤老婆的，如何对老婆叫起大王来？我想诸公听了，一定说这是惧内党称老婆的特别名词了。不知非也，现在世

界上的惧内君子，每每将他尊夫人称做玉皇大帝呢，叫句把大王，真正是苏州人说话“啥格稀奇”。闲话撇开，言归正传。

当下阿男看见白凤软瘫做一团，身上瑟瑟的抖，几乎连墙壁都带动了，不觉心下自悔孟浪。连忙将一顶乌绒壮士巾摘下，露出了云鬓雾鬓，上前一步，双手扶住白凤道：“哥哥休怕，是我呢。”白凤迄自不明白。阿男又拍看他的背说道：“哥哥休慌，我是阿男呢。来得鲁莽些，你不要害怕。”白凤这才‘认出是阿男。心头迄自小鹿乱撞，喘了一口气道：“妹妹，你吓煞我也！”阿男含笑道：“哥哥休慌，是我的不是。”一面说，一面把窗门拉上。一面扶起白凤，送到竹交椅上坐下，自己又端过一把椅子来，凑近坐下，握了白凤的手，着意温存过了一大会，白凤方才定了惊。问道：“妹妹，你为甚么半夜三更跑了来，又是这种打扮？你是怎样来的？”阿男叹口气道：“我的来意，本是一片痴心，却不料累哥哥受了这一大惊，我倒不便说了。”白凤道：“妹妹不过又要问我可曾忘记去年临别的话，为的是我们终身大事。”阿男听说，把身子一倒，倒在白凤怀用道：“哥哥真是和我一条心，怎的就知道我的来意？”白凤道：“我正在这里愁呢。我们两个不能自己做主，这便怎好？”

阿男道：“是啊，我方才在上房听见叔叔和婶娘谈天，说甚么何家姑娘，和你说亲呢！你可知道？”白凤道：“我连影儿都没有。”阿男道：“甚么何家？你总知道的。”白凤道：“委实不知。”阿男道：“方才我听得叔叔说，甚么写信来，回信去，想来总是个熟人。”白凤想了一想，道：“哦，不错，有个何甚么，是在镇江开布店的，和我叔叔常有来往，要就是他。”阿男道：“如果这头亲认真说成功了，你就怎样？”白凤道：“就是这个难。我方才不是说的么，我们就是苦于自己不能做主。”阿男沉吟了半晌，道：“要自己做主也不难，我有个法子。”白凤道：“甚么法子？”阿男道：“只要你对你叔叔说：‘我不要甚么何家姑娘。如果和我提亲，我要寇家妹妹。’”白凤忙道：“来不得，来不得，这个事情怎好自己开口说得？”阿男愕然道：“这么说，万一何家的亲事说定了，那就怎样呢？”白凤道：“所以我说难啊。”阿男道：“其实自己说说也没甚要紧。婚姻大事，尽有人自己要做点主意。”白凤道：“说是不错。比方我叔叔先和我说起，我自然还可插得下口去；如果叔叔不和我提起，叫我怎生说上去呢？而且还有一层，我父亲亡故了还不到周年，我便向叔叔说自己的米事，非但面子上过不去，道理上更是过不去啊。”

阿男口口的听了，半天开口不得，仰着脸只管呆想。忽然淌下几点眼泪来道：“那么说，你是不能娶我，我是不能嫁你的了。”此时阿男仍是倒在白凤

怀里，白凤低下头附着他的耳说道：“不如妹妹自和四娘说，央个媒人到这边来，倒也还有点意思。”阿男道：“不行。我娘一心只想把我嫁给我的表兄。”白凤道：“这就更难了，我两个来生再做夫妻罢。”阿男兀的一下坐起来道：“来生么？我偏要今生做他一做。”白凤见他忽然坐起，倒吃了一惊，及听了他这句话，又觉得好笑，便道：“做夫妻有甚做一做、做两做的？”阿男自己也觉得好笑，两个人说笑了一会，听得外面已打过三更，白凤便催他走。阿男道：“明天晚上我再来，你休要再是那么吓。”白凤道：“既知道是你，我自然不吓了。”阿男戴上壮士巾，仍在窗口跨了出去，回头对白凤说了一声明天会。将身一纵，飕的一声，早已不知去向了。

白凤心中不住的称奇道怪，暗想：这等身手，莫说是个女子，就是男子当中，也寻不出几个。几时和他长在一起，倒要跟他学学。又想起：他那一情致缠绵的样子，竟是一心一意的为了我。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我和他从小儿耳鬓厮磨长大的，彼此情性，彼此都晓得。得与他做了夫妻，自是生平的大愿。争奈这件事情，总要尊长做主，我们自己虽然各具痴心，只怕也是徒劳梦想的。

诸公！这是秦白凤以礼自守的好处。别人做写情小说，无非是写些痴男怨女。我说这部写情小说，却先写出一个道学先生来，岂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不知这个正是我说书的唤起世人的苦心。你看秦白凤这么一个绳墨自守的后生，半夜三更，来了个情人，一头倒在怀里，撒娇撒痴。说了半天的话，无非是商量他们的终身大事。临去就白白的放他走了，这也可算得第二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了。然而他还不免为情所累，可见得这个“情”字，真是世间误人之物。说到“勘破情关”四个字，正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闲话少提，且说这一夜阿男去后，莫说秦白凤思前想后，不得主意，心乱如麻。便是阿男回到家中，他虽然早定下一个办法，然而到底还是小儿女心性，他定的主意，大半近于儿戏的。他想：照此办下去，将来成就了长久夫妻，我两个便如何恩爱，如何美满，万一事情中变，我便肯为他死。但不知他的心性如何？又打算明夜如何布置，如何行事，不觉想得心头滚热。一夜无睡，直到天将破晓，方才朦胧睡去。这一睡便睡到日高三丈。寇四娘怕他又是病了，便到他房里去看看：只见他把身于压着被窝，仰着脸，双眼微场的睡着。便伸手向他额上去摸一摸，觉得温和如常，方才放心。正要缩手时，不提防阿男睡梦之中，忽然伸开双手，把四娘的手臂用力一搂，叫道：“哥哥，爱煞找也。”这一叫把自己叫醒了。张眼一看，见是母亲坐在床沿，登时羞得满面通红，连忙捞过被窝，蒙着头翻身向里睡去。四娘此时，只是恼，又是笑，又是疑。坐在床沿，默默暗想：他心中有了甚么人，在这里眠思梦想？可见得“男

大须婚，女大须嫁”这句话是不错的。想罢，便推了推阿男道：“起来罢，甚么时候了。”阿男蒙着头只不做声。四娘连推带摇的一连好几下，阿男方才一翻身坐起来，挽起了一缕乌云，胡乱盘在头上，将一技簪儿压住，仍是搭讪着难为情。

四娘道：“我儿，你才叫的是谁？”阿男听说，又把脸一红，伏在四娘身上。四娘拍着他的背说道：“你说啊，你有甚心事，告诉了娘，娘自和你打主意，你不要自己放在肚子里痴想，是要想出病来的。”阿男听说，便坐了起来，却又再三难于出口。四娘道：“我和你是母女，你连娘跟前都不肯说，待向谁说去？一个人的心事，不是放在肚子里就可以了得的。你难为情多说，就单说一个名字我听听看。”阿男努力的按住了羞容，说道：“秦。”只说了这一个字，便又连忙伏到四娘身上，嘴里嚅嚅的，又像是哭，又像是笑。四娘道：“哦，想是秦家二官，这小孩子倒也不错，你又是和他一起读过书的。其实我心中一向也有意于他，不过嫌他文弱太过。论他的相貌，配起我儿，正是天生一对佳人。过两天我到都天庙去求个签，如果是好的，我便依了你，乐得将来近便点；不过算命的说，你今年阳刃守限，提不得这件事的，这总是明年的事情了。”

暖，诸公，想来又要讨厌我了。现在文明时代，一切迷信都要破除，还说甚么求签咧，算命咧，岂不是讨人厌么？不知现在虽是文明时代，寇四娘他那时并非文明时代。他当日是这么说，我说书的今日是这么述，这是我职务，该当如此的啊。

闲话少提，且说寇四娘当下已是应允了阿男的了，阿男可谓从心所欲的了，倘使他安心静意的等待，岂不是好？谁知他偏又不然，他一心因为听了绳之夫妇向何家说亲的话，生怕何家姑娘捷足先得。当夜二更时分，他依旧换好衣服，结束停当，身边背了一个革囊，依旧飞檐走壁的到秦家去，索性一处处都和他点了闷香，方才到白凤房前叩窗。白凤明知是他，自然不似前番惊吓。推开窗户放他进来，看见他背了个革囊便问道：“妹妹深夜私行，还带了这累赘东西作甚么？”阿男笑道：“请你吃酒呢。”一面说，一面将革囊解下。白凤代他接过，放在一边，说道：“妹妹真是好身手，我昨夜看还没有看清楚，妹妹已经踪到那里去了，不知可吃力？”阿男笑道：“为了哥哥的事，就是吃力些也情愿的。”说话时，白凤打开那革囊一看，原来里面有的是牛脯、羊脯、猪脯之类；还有一壶酒，两双筷，两个酒杯；最奇的是还有一对蜡烛，一炷香，还夹着些纸马之类。白凤不觉笑道：“妹妹半夜里还烧香呢。”阿男正色道：“我这个带来，是要和你干一桩正经事情的。”白凤道：“甚么正经事情？”阿男把脸一红道：“我们的终身大事，倒底怎样办法，哥哥可有主意

？”白凤道：“妹妹，我可是真没有主意，不过此心惟天可表罢了。”阿男道：“我那边倒有点意思了。”说罢，就把早起寇四娘的话说了一遍。白凤自是欢喜。

阿男道：“我那边便如此，你这边呢？何家不何家的，可设法止住么？”白凤道：“倘使我叔父向我提及，我也可以推说孝服未满，先不必提起，延宕些时日，以后再来设法。”阿男道：“万一叔叔不向你提起，简直的给你定了，就怎样呢。”白凤搔着头，皱着眉道：“这就怎处呢？”阿男道：“索性和你说了罢：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带了香烛来，我并不是要烧半夜香。是要来和你就此拜堂成亲，天地便是我们的媒妁。我们先把大事定了，将来如果有甚风波，却再打算。”白凤道：“多感妹妹的深情，只是未免鲁莽些。”阿男道：“处处怕鲁莽，这件事就没有成功的一日了。”说罢，便开了门，要到外间去点香烛。白凤道：“妹妹且慢，恐怕耳房里两个佃工要醒来。”阿男道：“你放心，连叔叔、婶娘那边，我也一齐打发睡了，管保明天还要睡个老晏呢。”说罢，点了香烛。

白凤到了此时，身不由主，也过来帮着他忙，点好了，两个就一同下拜，拜罢了，两个又手挽手的相视而笑，意思是要交拜，却因为站得太近了，这一跪下去，已是两鼻相撞的了，弯不下腰去，只对跪了一跪，便双双起来。两个又是欢喜，又是心慌，又是好笑，挽着手，凌乱着脚步，仍走到里间来。阿男一面笑着，取过酒脯，便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给白凤，白凤接过，也斟了一杯递给阿男，两个人并坐了吃起来，这时光浓情蜜语，说书的这张嘴笨，也不能一一都替他们叙出来。直到了三更时候，白凤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明天会罢。”阿男斜看了一眼道：“天地也拜了，好意思还赴我呢！”噯，说来他两个小孩子家，这等做事，未免儿戏；然而从来幽期密约的事，也从来没有像他两个这等做法的。阿男直到了五更向尽，方才去了。

从此以后，便明去夜来的，天天在一起，闹得像饴糖般扭结不开。大约小儿女知识初开，都有这个情景的。两个人闹了有一两个月。这天晚上，阿男忘了烧闷香，耳房里的佃工张三半夜醒了，起来解手，看见正房里未曾熄灯，便轻轻的走到窗外，向窗缝里一张，也不知他看见些甚么，吐了吐舌头，便走回耳房里，轻轻的摇醒了同伴的李四，拉他出来同看。这一看不打紧，到了天明，不免两个说笑，惊动了别的伙计，都来问说甚么？笑甚么？恰好那李四是生就的一张快嘴，便如此这般的尽情说了出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区区一个八里铺，能有多大地方，不到几天，便传得家喻户晓。这风声便到了寇四爷耳边去了。

大凡外面传播的谣言，总未免有些装点，真一半、假一半的乱说。寇四爷

所听的话，大约是有些秦白凤怎样引诱的话在里头。寇四爷听了，便气得三尸神乱暴，七窍火生烟，在家里便乱嚷乱骂起来，一定要拿刀子去杀秦白凤。寇四娘再三挡住，说是事情还未问明白，不可造次。他这一闹，却惊走了秦家一个人。

原来秦、寇两家，平素往来最密，有甚果品食物之类，时常相互馈送。这天因为端午节近了，绳之娘子做了粽子，便打发一个仆妇送些到寇家去。那仆妇才走到院子里，便听碍寇四爷在内乱嚷，不便闯进去，便立住了脚。忽听得寇四爷道：“秦家那小畜生，居然敢在我太岁头上动土来了，你今天拦住了我，我明天也要杀他的。”这一句话把那秦家的仆妇吓倒了，连粽子也不敢送进去，连忙跑了回来，对绳之娘子说知，如何这般。原来这件事情，秦家内外人等，都已尽情知道了，只不敢对绳之夫妇说。今天这仆妇听得寇四爷要杀他少主，如何还敢隐瞒，便一五一十的说了个罄尽。

这一天恰好绳之在家，听了这些话，不觉又是惊，又是怒，又是急，一叠连声叫找二官来。一个仆妇回说：“今天二官并未出去，只在祠堂空场上看打麦。”绳之忙叫去叫他来，一会儿叫来了。绳之跳起来道：“你干得好事！要不是看你老了香火情上，找今天先杀了你。”白凤在外早，就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发作了。所以他一看见叔父动怒，便走近一步，跪了下来道：“侄儿不肖，请叔父教训了。以求叔父不要气伤贵体。”绳之见此情形，倒没得话说了，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叹了一口气，歇了半晌，说道：“你到底怎样干出这个没廉耻的事情来？是从几时干起的？”白凤此时双眼流泪，无言可对。绳之又问了一遍，白凤道：“事情已经这样了，侄儿供了出来，也是没用。不如求叔父成全了，倒是存了两家体面。”绳之道：“啐！好自在？好不要脸的话！人家在那里磨快了刀要杀你呢！”向凤便不敢再说。只是垂泪。绳之娘子道：“事情已经这样了”。恼也恼不回来，哭也哭不回来的了。姓寇的说是要杀人，他们江湖上的朋友，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依我说，侄儿赶紧找个地方躲过几时才好。”绳之道：“何仁舫屡次有信来，说要见他一见，就趁此叫他到镇江走一遭罢。”绳之娘子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今天晚上就走，不然叫他找上门来，便费了手脚了。”绳之听了，便自去写信给何仁舫，就便荐白凤在那边学生意。这里绳之娘子便拉起白凤，连埋怨带劝导的说了他一遍，又切嘱他到了镇江，千万安分，暂时不可回来。白凤一一领命。外边绳之已写好了信，叫个佃工，叫了一只船，泊在码头等候。当天吃过晚饭，便打发白凤坐了船，到镇江去了。正是：

流水卷情离欲海，江声挟浪化银河。

未知白凤去后，阿男又将如何？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五回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 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月下红绳系一丝，牵成连理玉交枝。

怪他祇绾姻缘事，不为人间绾别离。

匹马如龙走浙江，任教折翼要成双。

关山看得如门阙，似此情魔未易降。

上回书中，说到秦白凤奉了叔父绳之之命，连夜到镇江避祸去了。他从八里铺起程，要走竹西亭，过瓜州镇，渡过长江，才到得镇江。一路上还有些耽搁，说书的且把他按下，等他到了镇江再说他不迟。

如今先说寇四爷，这天暴跳如雷，一定要拿刀去寻杀秦白凤，被寇四娘再三按住，四爷迄自怒骂不了。阿男起先听得，也有点心慌，躲着不敢出来，后来听得父亲怒骂不了，自己仗着父亲钟爱，便按着羞耻，老着脸皮，捱了出来。走到父亲跟前，意思要想申诉两句，谁知见了父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掩着面啼哭。四娘见阿男啼哭，不觉也抽抽咽咽的哭起来。寇四爷见此情形，也就不骂了，狠狠的叹了一口气，在竹榻上一躺。

四娘哭够多时，方才止住了抽咽，叫一声：“我儿，你……”只说出一个“你”字，便又哭起来。阿男更是哭个不住。寇四爷忽然冷笑一声道：“你们干得好事，这是哭得了结的？”阿男听说，便哭哭啼啼的走到四爷跟前，双膝跪下。四爷忽的一下坐起来道：“这算是了却你的事？”阿男转身对四娘哭道：“母亲，请你替孩儿做个主罢。”说着，便膝行而前。四娘迎上一步，双手把他搀起，搂在怀里，不知不觉的便大哭起来。寇四爷跳一跳脚道：“你们干下这些好事，还要在这里哭。我看你们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可能哭得了结？”说罢，站起来往外就走。吓得寇四娘撇下了阿男，上前一把拖住四爷道：“官人，你往那里去？”四爷道：“你们恁的我还不够？还要我在这里听你们哭热闹呢。”四娘道：“不是这等说，人命关大的事，官人，你不要出去闯祸啊！”四爷道：“许你们丢丑，就不许我闯祸？”四娘听说，越发扯住不放。四爷没法，依旧坐下。三个人六目相看，默默无言。阿男只是低头弄带；四娘一手支颐，靠在梳妆台畔；四爷手捻着两根新留的髭须，在那里默默的出神。

歇了半天，四娘叹一口气道：“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上去，不如将错就错，成就了这件事罢。”四爷听了，并不言语。又歇了半晌，四娘再说一遍，四爷恨恨的道：“随你们去搅罢，我不管这件事。”说罢叹口气，扬长自去。阿男倒在母亲床上二睡了半天，四娘仍是默默无言。这一天的晚饭，母女两个都个曾好好的吃。

阿男一早便到自己房里去睡了。心中忐忑忐忑，翻来覆去，如何睡得着？到了二更时分，依旧换了结束，开了房门，到白凤那里，意思欲商量一个善后办法。到了那里，只见窗里面漆黑，暗想今天为何睡得这般早？轻轻弹了两下，不见答应，不觉大生疑惑。要想撬窗进去，又怕到别有事故。转身到耳房外面一听，只听得里面鼾声大作，心中迄自疑惑不定。又蹙到正房门前，无意中用手轻轻一推，谁知那门便开了，不觉心中一惊。一步跨了进去，走到房门外再轻轻一推，却也是虚掩的，便想跨步入内。忽然转念一想：我和他往来了两个月，向来他是留灯等我的，何以今天忽然如此？莫非这边也闹穿了，把他调开，另外换个人在这里？我且不可造次。想定了，在身边摸出闷香火种，点了一枝，轻轻吹了一口气，把香烟送进去。歇了半晌，才挨身进去，把火种吹起了火苗，举向床上一照，不觉吃了一惊，原来帐褥俱无，只剩一张空榻。呆了半晌，回身向书桌上一照，只见笔墨等东西都没了，案头摆着几本书，是白凤天天看的，也不见了。暗想：这件事莫非两家同时发作？这边把他挪到那里去了？为甚昨天晚上还不曾提起半句呢？呆呆的站了一会，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想起昨天晚上，还是有说有笑，相亲相爱的何等有趣，今天晚上变了这个情形。况且我白天里受了多少气，满意晚上到这里来申诉申诉，谁知跑一个空。还不知他是到那里去的？字条儿也不给我留一个。想罢了，又拿火种在桌上地下照了一遍，意思要想白凤有个字条儿留下，谁知影儿也没有一点。只得回身出去，轻轻的依旧反手掩上了两重门，飞身上屋，蹿到绳之住房院子里落下。向房窗上一望，也是漆黑的。走近去侧耳一听，也是声息全无。闷闷的站了一会，只得仍旧回去。

可怜他这一夜真个是彻夜无眠：心中想到事情弄穿了，不知如何结果？又是忧愁。凭空的一个意中情人不见了，又是疑虑。满心的委屈没有申诉的去处，又是苦恼。心里头有了这三件事，来来往往，不知不觉的便又哭起来。眼睁睁看到天色微明，便坐了起来，在那里出神。也不知坐到甚么时候，四娘过来了，看见他一个人坐着动也不动，那眼泪和断线珍珠般落个不住，却没有哭声，也并不抽咽。四娘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我儿，你这是傻甚么。”阿男猛的一下惊醒了，回过头来，见是母亲，便搭讪着道：“不做甚么？”一面拉过检妆，对镜梳洗。四娘坐在旁边看他，一面说道：“孩儿，你这件事，我也不来追究你是怎样弄成功的。昨天晚上我对你父亲说了个舌敝唇焦，劝他就把你话说给秦家，一则是将错就错，二来是家丑不出外传，好容易说得你父亲答应了。你今天好好的出去，不要还是哭哭啼啼的，反要激得他动怒。你快梳洗好了，我们一同吃早饭；吃了早饭，我便去央李姆姆做媒。孩儿，你看可好？”阿男只管低头不答，半晌才道：“孩儿吃不下早饭。”四娘道：“孩儿，你不要

会错了意。这件事原是你的不是，我只为止有你一个，从小儿是千依百顺的，所以不来责怪你，反来迁就你，并且代你向父亲跟前讨了人情，做娘的自问不过如此了。你再是使脾气，啼哭不吃饭，拿自己的身子去怄气，那我可不管了。昨天晚上已经没有好好的吃饭了，今天早饭又说不要吃，你究竟饿得了几顿？”阿男也不言语，默默的梳洗过了，四娘便拉了他出去吃早饭。阿男勉强吃了两口，便自回房，尽力去想他的心事。

四娘便到李姆姆家去，托他做媒。李姆姆道：“四娘好眼力，秦家二官和你们姑娘，真是天生成地配就的一对好夫妻，我便去和你们说合。”四娘道：“大凡亲事，总是男家求女家的，姆姆过去，总求说得好看些。”姆姆道：“四娘放心，我自然说得两面好看。”四娘大喜，千拜托万拜托的去了。

李姆姆送过四娘，便换过一件青布外衫，整到秦家去。绳之娘子迎着笑道：“姆姆，今天是甚么风把你吹来了？”李姆姆道：“一向少来和相公、娘子请安。”恰好绳之也在家里，便接口道：“好说、好说，姆姆这么大年纪了，如何敢当？”李姆姆道：“像我叫做老不死，留几根骨头累人。”绳之娘子道：“姆姆说那里话，此刻孙子也长大了，应该要享福了，不知几时娶孙媳妇，请我们吃喜酒？”李姆姆道：“暖唷唷，茶饭也不曾弄得周全，还谈这个呢。到是你们二官长大了，大相公又没有第二个。要早点打算和他成家？”不知可曾定下人家？”绳之道：“早呢，今年才十七岁。”李姆姆道：“不知一向可曾提过亲事？”绳之娘子说道：“提……”只说出这一个“提”字，绳之便抢着道：“没有呢。”李姆姆道：“不知可要提亲？如果要提，我来做个媒人，赚两个媒人钱用用。”绳之道：“不知是甚等人家？想来姆姆的眼力定然不错，就怕我这个顽侄没有福气罢了。”李姆姆道：“我前天到寇四娘家去，看见他家那姑娘，生得十分齐整，和你们二官正是一对，我问起来，知道他还没有人家呢！”绳之道：“好是好极了，只是我这个顽侄，找是不理他的了。前两天他犯了家法，我把他赶了出去，不许他回来。此刻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李姆姆道：“暖呀呀，这是那里说起！他小孩子家犯的甚么大事，怎么便赶了出去，叫他到哪里去投奔？”绳之恨恨的说道：“他是我的侄儿子，我念在先兄一脉，才赴了他，放他一条生路；如果是我自己生的儿子，我早就是一刀了。”李姆姆道：“暖唷唷！阿弥陀佛！说说也罪过。他到底甚么事激恼了相公？”绳之道：“无非是些无耻下流的事，还说他做甚么！姆姆难得过来，请在这里吃了中饭去。”说罢，自出去了。

原来绳之看见李姆姆进来，不多几句说话，便提到白凤亲事上去，便有点疑心是寇家打发来的，后来听他提到寇家，所以就顺口撒个大谎，免得他再来乱琐。秦、寇两家，历代乡邻，一家有个男孩子，一家有个女孩子，都生得十

分秀气，一向岂有没个联婚的意思？便是绳之娘子，也曾向丈夫提及。绳之总嫌他是个走江湖的女子，一则怕名声不好听，二则怕他的脾气举动，怕有不妥之处，所以一向搁起不提。今番又干出这件事来，闹得八里铺无人不知，如果将错就错成了亲，这个先奸后娶的名气，是终身赖不掉的。绳之虽是乡下人家，却还读过两句书，守着点廉耻，不像那个讲究自由结婚的人，只管实行了交际，然后举行那个甚么文明之礼，不以为奇的。

闲话少提。且说绳之娘子也是个极聪明伶俐的人，听得丈夫这番话，早就领会了。绳之出去之后，李姆姆不住的念佛，又问：“到底为甚事赶出去的？”绳之娘子道：“我也不知道为的甚么事？那天无端的叫了进来，骂了一顿，便撵出去了。我问过他两回，他也不说。”李姆姆道：“可怜！可怜！他一个小孩子家，身边又不见得有钱，叫他投奔到那里去呢？”绳之娘子道：“想来他也没有投奔之处。只有邵伯镇有个远房姑夫在那边，常常都有信来问起他，或者他到姑夫那边去，也未可知。”诸公，这一个谎又是绳之娘子玲珑的去处。他因为昨天听见寇四爷要杀白凤，白凤昨天晚上走了，今天就有个李姆姆来做媒，这里头不免有点可疑，恐怕是来打听白凤往那里去了，要去追杀，所以白凤明明往南走镇江，他偏说是往北走邵伯镇，以免他追着的意思。这也表过不提。

李姆姆看见做媒不成，虽然绳之娘子留他吃饭，也觉得没甚意思，搭讪着谈了几句，便辞了出来，径到寇四娘家去回覆，把绳之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四娘听了，也觉得顿然一呆。却不料阿男掩在屏风后头，听得白凤被他叔父撵走了，由不得如万箭攒心一般，三步两步，从后面绕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掩面痛哭。恐怕被人听见，又不敢放声。偏偏那李姆姆又坐在堂屋里唠叨不断，寇四娘偏又留他吃中饭，叫人到房里招呼阿男。阿男推说身于不快，没有出去应酬。李姆姆吃过饭，又唠叨了半天才走。四娘送过李姆姆，便来看阿男，见他哭得泪人儿一般，两只眼睛肿得有桃核般大。诸公！若是差不多的人家，女儿干下这等事，他父母知道了，正不知怎样惩治呢。不比得阿男，他父母半生，只有他一个，从小儿当掌上明珠般看大的，一旦他做下这等事，他母亲四娘虽有点怪他，却又舍不得拿他怎样，反要设法成全他的事情。所以四娘到他房里，看见他哭得那副情形，便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叹了一口气道：“暖！这是那一辈子造下来的孽！”坐了一会，才低低的对阿男说道：“儿呀。这不是哭的事情。我想秦家对李姆姆说的话，未必是真的，他家两房只有这一子，任是犯了弥天大罪，何至于把他撵出大门，只怕是你爹爹昨天疯了般要拿刀杀人，不知是谁透了风声给他们，他们恐怕认真弄出事情，把他藏到别处，是说不定的。等我消停两天，打听真实了，再托人去说，不怕他不答应。他认真

不答应时，我也会翻转脸面，要他赔还我的黄花闺女，看他担得住担不住！”四娘一番半似有理半似无理的话，说得阿男住了啼哭。

四娘又安慰了一会，方才出来，把李姆姆做媒回覆的话，告诉了四爷。四爷心中卡疑半信。后来慢慢采访，知道这件事是在秦家干出来的，是被秦家佃工窥见。传扬出来的。因此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女儿去就人家的。那恨白凤的心也就淡了。自从李姆姆去做过媒之后，又传出来，说绳之把侄儿撵走了，因此外间谣言，又说是秦绳之硬气，侄儿犯了事，便把他赶了出去，不像寇家仍旧把没廉耻的女儿养在家里。四爷听了这种说话，如何忍耐得住？回到家去，便没事寻事的拍桌子打板凳乱骂，夫妻两个也相骂过几回。阿男明知是为了自己的事，默不敢言。天天受这种哑气，心中又是思念白凤，不觉又恹恹的病起来。

一个人做事，真个是不能走差半步，若是走差了半步，便处处都有人指摘的了。阿男生出病来，未免又要延医吃药，外面人知道了。又纷纷议论起来，说他生的是相思病。四爷耳朵里终日不得干净，心中更觉烦恼，便不顾女儿生病不生病，即日要带了妻女，依旧去走他的江湖，意思是要离开八里铺，免听这些闲话，并且决定这一回出去，一定在外面拣个女婿，就在外面嫁了女儿。定了主意，便要即日起程。四娘再三拦挡不住，阿男也只得挣扎上路。一路向山东大路前去。他夫妻母女三人。这一去又不免冲州过府，我说书的这张嘴，却没闲工夫去跟着他涉水登山。且把他们停顿一停顿，掉转舌锋，再把秦白凤提一提。

秦白凤带了一肩行李，袖了叔父书信，连夜动身。到了瓜州，换了渡江船只，渡过镇江，一路上问讯前去。问到了仁大布店，把行李停放在店门首，亲自走到店里，将书信投递。恰好何仁舫在家里，未曾到店，由何彩章、何彩华兄弟两个招呼，将行李先搬到店里。一面打发小伙计回家，招呼何仁舫，顺便将绳之的信带去。仁舫见了绳之的信，知道白凤已到，连忙亲自到店里来。白凤上前叩见。仁舫便问绳之的好，白凤说过托庇。仁舫道：“令叔来信，意思要叫贤侄在小店这边学生意，不知府上耕种的事，怎生放得下？”白凤道：“家叔因为小侄株守在家，难图长进。先父故后，又已经废读，舍下田地不多，家叔一个人也还照应得过来，所以叫小侄到这边伺候老伯，看有甚么相当的事情，可以学习学习。”仁舫道：“小店里生意本不甚大，事情也不多，既然令叔托到，贤侄不嫌委屈，先在小店里住下，随意帮帮忙，以后再说罢。”白凤连忙谢过。

这天因为白凤初到，仁舫叫另外备了两样小菜，请他吃饭；又叫了一壶酒，仁舫自己也在店里陪着。吃酒中间，仁舫和他谈些生意经络，白凤是聪明人

，自然容易领略。彩章、彩华两个，虽然一向在店里经营贸易，却还没有撇下书本，便和白凤谈些学问。他三个未必就是学问渊博，配说到“讲学”两个字，但是在商务农田中人，能略讲文学的，要算他三个是工力悉敌的了。仁舫在旁听了，自觉得欢喜。况且白凤相貌又生得十分清秀，举止亦甚为娴雅，更觉可爱。当时饭罢，便叫在店里打扫开一间当街楼面。指给白凤居住。从此白凤就在仁大布号里住下。

彩华把往来书信一事，交给他去办。日间书信无多，白凤便学着算法看银色等事。仁舫察看得他十分勤谨，通信到八里铺时，便请绳之来镇江商量亲事。绳之直等到七月初旬，新稻登场之后，方才有暇来到镇江，与仁舫相见。此时亢之没了”，绳之是白凤胞叔，将来要做主婚的，亲事一层，不便当面自己说。由何仁舫另外请了媒人，两边传话。这爱亲做亲的媒人，自然不费甚么唇舌。两边传过了庚帖，议定了行聘礼物，便择日传红。绳之在客边，没甚亲友，并且住在客栈里，诸事从简。仁舫那边，不免有一班亲友前来道贺，热闹了一天。

只有秦白凤闷在心头，却说不出，想起与阿男山盟海誓，何等深情？自从这件事闹了出来，正不知他在父母跟前受尽了多少委屈，此时他在家里，又不知如何想我？今日我逼于叔父做主，定了何家亲事，将来总有相见之日，不知怎样对得住他？又想起以前幽期密约时，何等恩情，此时独居小楼，日间门前市廛热闹，还容易过去，到了夜阑人静时，便不免万虑纷集。况且这种心事不便告诉别人，自从定了亲之后，和彩章、彩华已定了郎舅名分，这等事更不能提得半个字。因此郁在心里，不得舒发，遂不觉恹恹成病，茶饭懒沾。何仁舫父子那里得知他的就里，只说他病了，便替他延医调治。医生说 he 郁闷所致。仁舫以为他一向在乡间田里游行惯的，此时关闭在店里，所以成了郁闷。就叫彩章、彩华两个，轮着带他去逛金山、焦山、甘露寺等处，替他解闷。虽然略略好些，终久不能复元。他这一病，不知病到何时方好，说书的又不能尽着替病人写照，只好把他暂时放在床上，再掉舌锋，先说别处去了。

且说寇阿男委委屈屈的带着病，跟父母出门去了。此时暑气正盛，寇四爷恼怒之下，不顾死活，只催着赶路。先还由水路先到扬州，打算等阿男病好了起早。谁知到得扬州，阿男的病仍无起色，便一路仍由水路径到清江浦去。阿男在船上将息了两天，略见精神。寇四爷便叫渡过黄河，到王家营去，就在王家营起早，要取泰山一路行去。谁知走了两天，到了宿迁县，阿男又重新病倒。这天才落了店，他便浑身上下热得如火炭一般，涕唾全无，吓得寇四娘忙向店家打听，请医生来诊病。医生说是受了暑，开了一剂清凉解暑的方子，吃下去绝无效验。四娘便埋怨四爷：“都是你逼他走旱路，受了暑热。”四爷还是

一肚子没好气，并不理会。亏得四娘百般调治，才把烧热退了。但是依然不茶不饭，每日子午两时手心脚心仍然是烧的。形容日见消瘦，唇青面白，只剩得两颊排红。到了夜来，便是梦魂颠倒，呓语模糊。寇四娘明知他的病情，争奈不便和四爷说得，只好暗中设词开解阿男。阿男虽是个女孩子家，却是走过江湖，见多识广，会打主意的人。暗想：我只管病在这里，终不是个了局。不如将息好了，设法寻着了，再图终身之计。想定了主意，便天天打算寻着了白凤之后，如何偕隐，如何过活，如何温存，越想越快活，那个病就慢慢的好了。

时候也到了七月下旬，天气也渐渐凉快了。寇四爷又整理起程。阿男跨了自己家养的乌孙血汗黄骠马，一路上按辔徐行。第一站到了红花埠，第二站过了李家庄，这李家在已是山东沂州府、剡城县所属，第三站到了丰城。这一路都是平阳大路，再往前去，便是山路了。这天到了丰城，落了客店，吃过晚饭，寇四爷交代早睡，明天要起早赶路。当吃饭时，喝了两杯酒，一早便睡了。他意思仍是明日一早起来，要赶早上路。谁知睡到明日起来时，已是日高三丈了，看看四娘，仍是瞢腾大睡，连忙把他推醒。四娘坐起来，揉揉眼睛道：“呀！这是甚么时候了？”转眼一看，却不见了阿男。又道：“呀！阿男那里去了？”连忙趿鞋下地一看，房门是虚掩的。开了门，叫了店小二来，问道：“我家的姑娘那里去了？”小二笑道：“你老人家关了房门睡觉，谁知道你家姑娘？”四娘大惊，转身入房，只见四爷在那里顿足道：“罢了！罢了！”指着桌上叫四娘道：“你看这是甚么未？”四娘走近一看，却是一撮香灰；便知道阿男夜来烧了闷香，心中更是一急。忽见那店小二走来，说道：“你家姑娘可有了？”四娘道：“没有啊，你可见来？”小二道：“岂但不见你家姑娘，我方才到后槽去，你家那匹牲口也没了。”寇四爷听说，人觉一阵急怒攻心，一口鲜血直喷出来，觉得眼前一阵漆黑，便砵的一声仰跌在地。吓得四娘抱住乱喊，喊了半天，方才醒来。四娘又央人去寻了些童便来，给四爷喝下，略略定了一定。那店主人走来道：“今大早上起来，我店里大门是好好锁着的。怎么连人带马都不见了，莫非飞上天去了？”四爷不住的摇头，身于一歪，便躺在床上，从此气成一病。只可怜四娘又要侍奉丈犬汤药，又要思忆女儿，慢慢的也生起病来了。说书的先尽他两个病人在床上躺躺，却先提一提阿男往那里去了。

原来他早走好了主意。这一夜，等父母睡了，人静的时候，他却拿出一枝闷香点着了，插在桌上。拿了革囊，带了几两银子，与及些干粮带在身边。仍旧扮了男装，结束停当，拿了鞍辔，悄悄开了房门，反手掩上。摸到后槽，把那一匹乌孙血汗黄骠马牵了出来。走到大门前，见已经上了锁，便用一个啄木

解锁法，把锁解下，开了大门，牵了马出去，将僵绳拴在一棵树上，把鞍辔一一装好。翻身进了店门，仍旧替他关门上锁，然后腾身上屋，跳在门外。在身边取出早先备下的四张神骏灵符，拴在四个马腿上。这也是他们白莲教相传的道术，无论甚么骡马之类，腿上拴了这个符，跑起来比平日要加四五倍快。譬如这马是日行百里的，拴了符便可以走到四五百里。阿男拴好了符，便腾身上马，加了一鞭，向来路而去。那马发开四蹄，追风逐电般一夜不曾停止。走到天明，已到了黄河边，连忙叫船渡过黄河。走了一天，黄昏时候便到了八里铺，将马匹拴在村外一间都天庙前，自己走到庙内略歇，吃了些干粮。好在这都天庙是一座废庙，庙里没有人的。他等到人静时，便走近村前，腾身上屋，窜到秦绳之家，伏在窗外，要听一个白凤的消息。

此时八月初旬，绳之已从镇江回来。阿男向里一张，只见绳之伏在桌上写信，便潜心静气的等他写完、看过、封好，在信面上写了“祈交白凤舍侄收启”。心中不觉懊悔道：“这仍然是没个着落，如何是好呢？”只见绳之把这封信套在一个大信封内，又封了口，这个信封是写现成的，写的是：“寄镇江西门大街仁大布号何仁舫先生台启。”阿男暗道：“惭愧，今番得着了也！”悄悄的翻身上屋，仍旧窜至村外，跨上黄膘马，打动了一鞭，到了瓜州镇，天还没亮。在马腿上解下了神骏符，就在江边候至天明，叫个渡船，渡过镇江去。在市上买了几件行李，到甘露寺去借一所僧房歇下。安顿了马匹，便出门问讯。到了西门大街，果然有个布店，招牌是“仁大”二字，便不住的在门前来来往往，一则留心体察房屋情形，二则察看店中人物。走了几回，果然看见秦白凤在里面。不觉喜得心痒难搔，巴不得即刻上前相见。无奈耳目众多，不便造次，只得回到寺内，眼巴巴的盼到黄昏，向和尚买了碗斋饭，胡乱吃了，宁心耐性，等到人静时，方才逾垣出去。走到了西门大街仁大布店门首，抬头一望，只见一排四五个楼窗，有两个里面漆黑，有两个还略有灯光。要待上去张一张，却恨窗前没有个立脚之地。好阿男，腾身上屋，将身背贴在房檐边上，用一个悬崖撒手法，身子向后一翻，把双脚挂在檐瓦上，身子倒挂下来。伸手摸着窗棂，轻轻挖开了明瓦片，往里一张：只见两个不相识的人，在那里各睡在一个铺上，隔床谈天。阿男一翻身。仍旧上屋，到那边一个楼窗上面，照样翻下来窥探。只见白凤在那里拿着扇子在床上赶蚊子要睡。阿男轻轻弹了两下，白凤侧耳一听，阿男又弹了两下，白凤便停了扇子，转面过来。阿男轻轻叫道：“哥哥开开窗。”白凤吃了一大惊，走到窗前，把窗扇一推，飕的一声，阿男已蹿了进来。白凤见了，又惊，又喜，又害怕。正要说话时，阿男早走过来，把他双手捉住，一翻身背了起来，一脚踏到窗槛上，往下一跳，早已到地。放下白凤，携了手，一直跑到甘露寺，叫白凤在外等着，他却腾身上去

，回房取了行李，带了马匹，开了大门，出来拴上神骏符，扶白凤上了马，然后自己骑在马鞍后面，加上一鞭，向杭州大路而去。可怜白凤始终犹如做梦一般。正是：

甘向半途抛父母，却从夤夜走夫妻。

未知到了杭州之后，又有甚事？已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六回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 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居然一线可通天，楼阁嫔姬证妙诠。

莫漫当场讥幻术，古来几辈是真仙。

百年方庆赋驾凤，偕隐湖山乐未央。

谁料罡风天外起，无端折翼散鸳鸯。

且说秦白凤被阿男连夜硬挟上了马，放开辔头，径向杭州大路进发。白凤在马上，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响，吓得眼睛也不敢睁开。生平又没骑过马，这匹黄骠马又格外高大，颤巍巍的生怕跌了下来。幸得阿男在后头紧紧搂住。一直跑到天色微明，已到了苏州界内。路旁一个小小村庄，隐隐看见村里射了点灯光出来。阿男便收住了辔头，扶白凤下了马，在村口一棵树上拴好了马匹，叫白凤看了。自己蹙到村里一看，见那灯光是一家磨豆腐的人家，便买了两碗豆浆出来，递一碗给白凤，在革囊里取出干粮，两个人吃了一饱。还了豆腐店的碗，重新上马，又向前进发。

走到了黄昏时候，便到了杭州地界。阿男又扶白凤下马，解去了马腿上的神骏符，两个人牵着马，缓缓前行。白凤已是肌肠雷鸣，更兼受了一日一夜马上的颠簸，觉得、浑身酸疼难当，一步一捱的走不动。阿男见了十分怜惜。看见路旁有一家酒店，就在门外拴了牲口，同白凤进去，拣个座位坐了，叫酒保取酒来，借此歇息。吃过一巡酒后，阿男便问店小二：“这里近便地方，那里有客店？”店小二道：“客官可是要落店？”白凤道：“正是。”小二道：“客官不嫌简慢，小店后进有宽大房屋，一般的安寓客商。”阿男大喜，便叫小二领路，自己亲到后面去看。

原来后进是一座大院子，平列着五七间正房，两旁还有四间厢房。阿男指了一间正房道：“我们就借住这一间吧。请你代我把牲口拉了进来，卸下行李辔头，一面给他上点料。”小二答应去了，阿男便督率着他搬了两件行李进来。亲自开了铺盖，拂拭了桌子，叫小二：“把酒菜搬了进来；我们在房里吃酒。你给我们弄点晚饭。”小二也答应去了。阿男才出去招呼白凤，一同进来。可怜白凤自从被阿男背在身上，跳出楼窗，挟了上马，一路上只有惊慌害怕的心思，满肚子的疑惑也来不及去想，直到了此时，又是浑身酸疼，坐定了更觉

得厉害。大约不惯骑马的人。每每犯着此病，何况他又是带病的！阿男来招呼他进房时，已是两腿都不能动了。幸得阿男搀定了，才一步一拐的走到房里。小二掌上灯来，又添了两样菜，泡了一壶茶，方才出去。

白凤听得小二说话口音，和扬镇一带大不相同，方才把那疑惑的心肠提了上来，开口道：“妹……”只说了这一个字，便连忙顿住了。阿男连连摇手，悄悄道：“暂时只叫兄弟罢。”白凤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来了？”阿男道：“这是杭州。”白凤吐出了舌头道：“杭州！我们走下了多少路来了？不是飞的么？”阿男道：“你还不知道，我一大一夜从沂州赶到镇江呢！”白凤只是摇头。又问道：“你来的时候，四爷知道么？”阿男摇头道：“便是娘也不知。”白凤道：“我们跑到这里做甚么？”阿男道：“我自从这件事给父亲知道了之后，日夜不得安宁。那天晚上，还到你那边去，谁知你已经不见了。可怜我满肚子的委屈，没处申诉。后来还是我娘的主意，要将错就错，叫人到你家去做媒人。谁知你家叔叔，说你犯了甚么事，把你撵走了。我得了这个消息，这一急，差不多要走到死路上去。后来我父亲一定又要出门，可怜我带了病，跟着跑。在路上又病倒多时。到了丰城，那天晚上，是我偷了马匹，私逃回八里铺，夤夜到你家去打听你的消息。恰好看你家叔父写信给你，我看见了信面上的地址，便连夜赶到镇江找你的。”白凤道：“你骑的是甚么马，跑得那么快？”阿男道：“马是一匹好马，我又用了符术，所以一天好走几百里地。”白凤道：“我们到了此地，还打甚主意？”阿男瞅了一眼，笑道：“凭你打甚主意罢，此刻我是你的人了。”白凤皱眉道：“我两个的情义，自然是巴不得能够天长地久的了。但是只身出来，甚么都不曾带得，这里杭州地方，又是个人生路不熟的所在，将来怎生过活呢？”阿男笑道：“这个那里虑得那么长，我们且管见一天过一天罢了。”

说话时小二送上饭来。两个吃过了饭，白凤实在困乏极了，先自和衣睡下。阿男净过了手脚，听得白凤哼声不止，便也和衣上床，用他学就的那按摩之术，替白凤通身按摩。心中无限怜惜，暗想：若不是怕父亲追上来，我断不肯累他跑这许多快路。一面想着，一面逐节按摩，白凤便慢慢的睡着了。阿男方才悄悄睡下。

到了次日，白凤的困乏略略好了些儿。两个左右闲着没事，阿男终日替白凤按摩。将养过几天，便好了。阿男打算另外觅一个住处，做个长久之计。白凤道：“我们何不仍旧回到扬镇一路？离家也近点。这里人地生疏，样样不惯。”阿男道：“你有所不知，我们教中，有多少法术。我在丰城逃了出来，我父亲如果要追赶我，他自有圆光之法，在水中一照，便看得见我们在那里。那怕走到隔省，也照得出来。只要再隔一省，便看不见了。若是在江苏，他在山

东一照便见，所以我才走到这里来。”白凤道：“比方他回到江苏再照，岂不是又要照见了？”阿男道：“不相干。他必要在我发脚的所在，才照得出来。他离了丰城客店，往那里去照？”白凤道：“依那么说，我们是永不回家的了？”阿男道：“过些时再说。家中一定也要找找们。将来你一面写信求叔叔，我一面写信求父母。你是两房独子，我是个独女，怕做长辈的不依从我们？我们此刻先寻一个安身之地，住在客店里，我又是这个装束，终不便当。万一败露起来，又要费事。”两个商量定了，便去寻房子。在西湖边上，寻着了一处合式的便搬了过去。阿男复了女装，两个人便做起长久大妻，真是十分美满，如愿相偿。那一种恩爱温存，说书的嘴笨，说他不出来，只好由得诸公去默想他的情形的了。他两个便如此，只可怜他两家的上人，为了他两个，苦得甚么似的。可是他两家人分在两起，

说书的一张嘴，不能说两头话。如今先说寇四爷在丰城病倒。他这病不过是急怒攻心，一时心血逆行，冲了一口出来。及至怒气过了，不过觉得身体困倦，将息几天，自然好了。只有寇四娘失了女儿，已是一急；看见丈夫喷出血来，又是一吓；及至救苏了丈夫，又想起女儿，未免伤心；加以又伏侍了两天病人，自己不觉便病倒了。日间恐怕四爷动怒，不敢言语，到了夜来，睡梦之中，不免要呼儿唤女的啼哭。每每自己哭醒自己，不然就是自己叫醒自己。这种苦思成病的诊候，最是难治。从此寇四娘淹缠床褥。

寇四爷只急得双足乱跳。自己病好之后，已经照过一次圆光，隐隐的看见她渡过镇江去，以后的影子就乱了。心中急着要去寻她，争奈四娘的病不肯好。足足淹缠了一个多月，方才可以挣扎起床。又将息了几天，四爷性急，便雇了车，动身回南。在路走了五天，才到了王家营，渡过黄河，四爷另外雇了一艘船，直到瓜州镇去。原来他打定了主意，要到镇江寻阿男，恐怕四娘一个人在家，没有照应，因此要送他回娘家去，自己好安心去寻女儿。当下把这番意思对四娘说知，四娘自然无不听从之理。商量定了，便叫船户开船，直放瓜州。

四爷在船上又和四娘商量，此去到了余家，只说阿男在家看守门户，未曾来得，这是家丑不可外传之故。又切嘱四娘：“千万不要露出思念女儿的形状。等我往天涯海角，将这浪蹄子寻了回来。”四娘道：“官人所说，我都依得。但不知官人寻着女儿，将他怎生发落？”四爷听说，慢慢的低下头去，默默无言。四娘哭道：“他年纪说大不大……”四爷道：“说小可也不小了。”四娘道：“他这番走了出去，无非是一点痴心。官人，你可怜我一辈子只有他，将来要招个女婿，做个半子之靠的。”四爷不等说完，便冷笑道：“他自己找着了个女婿，便父母都不要了，逃得无影无踪，靠呢！”四娘道：“官人寻

着了儿时，如果动了粗，叫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只得……”。说到这里，便硬咽住了。四爷道：“依你寻着了便怎么？”四娘沉吟了一会道：“依我呢，只要知道了他的下落，便由他去了。我料他无非是和秦家二官在一起。他们愿意回来最好，若是不愿意回来，官人只要记住了他的地方，等我也去见见他。”四爷道：“好自在的话！你自疼爱女儿，一厢情愿的这么扫算，只怕秦家不肯呢！就是秦家肯了，带了他们回来，重新行媒说聘，花烛拜堂，这件事乡众邻里都当新闻说的，不要说他便一辈子受人指摘。我的女儿，何苦叫他如此？”四娘道：“不啊，就带了他回来，仍旧许给我侄儿小棠。”四爷只是摇头。四娘道：“不啊，我们不要上瓜州，只回八里铺去。官人在家安息几时，等我出门去寻他。”四爷道：“这个那里使得？”四娘道：“放官人自去，我总不放心。”四爷道：“你总不过怕我难为了那贱人；我寻着他时，便不伤他一毛一发，还你一个人便是。这样，你可放了心？”四娘道：“得了官人这句话，我方才放心。”夫妻两个商量妥当，那船户便按站前进，不日到了瓜州。夫妻二人，付过船钱，舍舟登陆，径投余家来。

余小棠自从父母亡故之后，便接了他一位寡婶张氏到家，代他料理家政。余小棠的父亲，向来走江南一路，贩卖布匹，他从小就跟着在外头历练。所以他父亲故后，他自己年纪虽轻，却还能承父业。好得走惯的各码头，所有交易店家，他都跟着父亲见过，所以更易为力了。此时是要赶冬令生意，收买了若干货，正打算贩运往南京，恰遇了四爷夫妻到来。小棠见了姑夫、姑娘，自有一番应酬。他那位婶娘张氏，自然也迎出来招呼。老姑嫂们久不见面，格外亲热。张氏便问：“外甥女儿为何不来？”四娘道：“姑娘们年纪大了，出门不甚便当；况且家下也没有人看守，所以没有和他来给舅母请安。”四娘嘴里便这样说，可怜他心中就如同万箭齐攒一般，面色上又不敢露出来。张氏不知就里，还要问长问短，四娘只得勉强应酬。四爷和小棠谈天，只说有事要到江南走一遭，你姑娘想要回家看你，所以同着来的。小棠道：“如此巧极了！侄儿恰好要贩货到南京去，姑夫请在这里稍停几天，一同上路去。”四爷道：“我有紧要事，只到镇江，不到南京，打算明日一早就走的。”小棠于是款留了一宿，四爷自过江去。先下了客店，然后出来在大街小巷，庵堂寺观，处处物色，那里有个影儿？一连寻了十多天，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心中不免闷闷。

这天走得乏了。看见路旁一座大茶楼，便走了进去，泡了一碗茶，在那里歇脚。只见远远的坐着一个人，也在那里吃茶，却和一个人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手里拿了一枝笔，指天画地的，不知说些甚么；那个吃茶的人，却是秦绳之。四爷心中不觉忽的一动。但因求亲不遂，心中有点不快，因此不便过去招呼，只见那拿笔的人走开了，慢慢的走了过来，手里还托了个盘儿，原来是个测

字的。四爷便招呼他过来，拿了一个纸卷，随口说是问求财。那人看过纸卷，胡说乱道的恭维了几句。四爷指着绳之道：“那人叫你测字，问什么？”测字的道：“他问的是寻人。”四爷心中又是一动。歇了一歇，便走到绳之那桌子上去招呼。绳之见了四爷，心中也是一动。彼此都是为了小儿女走失了；又因为两个在先有了私情，此时都疑心是相约潜逃的，所以绳之、四爷一见了面，各人都怀着鬼胎。四爷先招呼道：“秦相公难得过江来的。”绳之道：“正是。因为看个朋友，所以到这里来走走。四爷，你不是到北路上去了的么？为何有空到这边来？”四爷道：“不要说起。谁知这两年北路上年成不好，到那边做不出生意来，只得带了家眷们回乡。我又是在家里闷住不惯的，所以到这边来走走。”绳之听了，心中又是一疑。

原来白凤夤夜跟阿男走了之后，次日彩章、彩华两个查见，没了主意，飞奔报与仁舫，一面专人到八皇铺去报信。绳之夫妻得信，犹如青天下了个霹雳一般。绳之便渡过江来，和仁航商量寻访之法。绳之娘子在家，急得如同热锅上蚂蚁一般，烧了家堂香，又去拜叩天地，什么都天庙、土地祠，处处都去求到。可怜他妇道人家，除此之外，再无别样见识。然而所为的不过一个侄儿，并非自己所生儿女，诚恳到如此，这个妇人，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到了今日女子社会中，只怕要照样寻半个也难呢！

闲话少提。且说绳之娘子除了烧香求神之外，便天天打发人过江去取信。绳之过江见了仁舫，查看了形迹，也是无法可施，抑且莫明其妙。寻访了几天，总是渺无下落。绳之心中已是有几分疑到是和阿男同遁的，只是对仁舫不便说出来。只得出了招帖，定了赏格，各处大街小巷去张贴起来，说是送到者谢钱多少，送信因而寻获者谢钱多少。大家看了，徒然垂涎他那笔赏钱，那里去寻他的踪迹？这赏帖在外贴了一两个月，被风雨剥蚀的也有，被别人招帖盖没的也有，久矣乎冷淡下来了。所以寇四爷到了镇江，没有看见那招帖。

当下绳之听了他家眷已回八里铺的话，心中又是一疑。暗想：若是他家女儿好好的在家里，这就是我错疑他人了。因顺口问道：“四娘、千金都好？”四爷道：“托庇都好。”说话时，四爷已叫了两角酒，一盘肴，请绳之吃酒。原来扬镇的风气，茶馆、酒饭合而为一的，所以如此便当。饮酒当中，绳之不觉露出白凤走失的话。四爷问了走失的日子，心中越发料定系自家女儿所为，却又不便说出。因故意问道：“不知二官平日可曾结交过匪人？论理这楼窗上跳下来，毫无声息，是不容易的事。这一两个月之内，可有点信息么？”绳之道：“就同泥牛入海一般，永无消息。”四爷道：“不是我夸口，若是早遇了我，此时早已找着了。”绳之道：“如此，敢就费四爷的心。”四爷道：“我并不能分身代你们去寻人，我只能代你们查一查他踪迹所在。”绳之

大喜道：“如此还是费心。但不知怎生查法？”四爷道：“只要领我到他发脚逃走的所在，我自有法于查见。”绳之大喜。又喝了两角酒，便抢着惠了茶酒帐，一同到仁大布店。

彩章、彩华兄弟接着，和四爷通过姓名，绳之说明来意，彩华兄弟也自欢喜。即亲自领了四爷到白凤当日的卧房里。四爷叫拿一碗水来，他对着那碗水，不知弄点甚么玄虚，闭看两个眼睛，鬼混了一阵，忽然低下头来，张开眼睛，尽着对那碗里去看。诸公！须知这就是他们白莲教里法术之一。他这一看，已把白凤、阿男两个逃走情形，看得清清楚楚了。心中又是恼，又是恨，到了此时，方才豁然明白，这件事只有自家女儿不好，与别人毫不相干。看罢了，不觉叹了一口气道：“人是到杭州去了。”彩华兄弟急问道：“不知人可平安？”四爷道：“平安得很。你们赶紧打发人去寻他罢，大约是住在西湖边上。”说罢，又对绳之道：“我们借一步说话。”

绳之便和四爷出去，找了一个酒馆坐下。四爷道：“我们累世乡邻，一向和睦，今年尤端两家小孩于弄出那回算来。起先我还以为大家都有点不好，所以我还有点恼你令侄。今天我圆光看去，这回令侄走失，都是我家那贱人，偷了我马匹，从沂州逃到这里，半夜拐走你令侄的。我在布店里不便说这个话，所以约了你出来，请你赶紧收拾行李，我们一同到杭州去。”绳之沉吟道：“这个……。”说了这两个字，底下便说不出话来。四爷道：“秦相公，你不必多心。我们走江湖的人，最是爽直。当初的时候，我以为这些事情，总是男的勾引女的，所以我很恼你家二官，简直要杀了他出这口气。此刻明白了是我家的贱人不是，那里还有存别样心之理？这一去寻着了，我们各带各的人回家，照旧是乡邻相好。”绳之见他说得爽直，便应允了。问道：“不知四爷打算几时走？”四爷道：“我要走马上就可以走得，好在我一件行李也不带。”绳之大喜，便约定了次日动身。到了次日，取了行李，别过仁航父子，会了四爷，向杭州而去。他两个在路上并没有乌孙血汗马，更没有什么神骏符，不是一天可以走得到的，我且暂时把他按下。

且提一提那一对痴儿女，在西湖边上住下，说不尽的你恩我爱，竟是一对夫妻。有时联袂游山，有时同舟泛水，无拘无束，甚是优游。争奈阿男带来的银钱无多，看看已将用罄，白凤便日夕心焦。阿男道：“你且不必忧心，等到真是没有钱用时，只要我出去一遭，一、二百吊钱，马上捞得回来的。”白凤道：“说是这样说，但是我们总要想个长久之计才好。”阿男沉吟道：“这也说得是。既如此，你到外面去买几匹白布，再买一面小铜锣来，等我做个作用弄点本钱再想法于做个小小生意。我们所望不多，只要够我两口子用的就是了。”白凤道：“是甚么作用？”阿男笑道：“你且莫问，先去买了布来。”白

凤依言，到城里去买了几匹粗白布和一面小铜锣。阿男又到人家竹园子里去，化了几文，砍了几根竹子回来，都截作一尺多长。又把买来的布，一匹匹的接缝起来。又扎了一个美人风筝。夫妻两个忙了一天。

到了明日午饭过后，把各样东西，收拾了一担，白凤挑了，锁好了门户，两个人一同进城。找了一片空场，把那短竹枝插在四面，拿白布来围了一个场。阿男拿起小锣敲起来。杭州是个繁华所在，又是省会地方，阿男又生得姿容出众，十分妖烧，不一会，便引得人山人海般围着场于观看。阿男敲着铜锣，唱了一支道情，对众人说道：“我们走江湖的，路过贵境，缺少盘缠，要向列位奉借。但是没有空手向人讨钱之理，幸得生平学就了一门戏法，敢向列位搬演一番。这也是出门人无可如何的举动，有甚个周到的地方，还望列位见谅。”说着把铜锣交给白凤，白凤也学着敲起来。阿男取一碗水，拿在手里，又对众人说道：“戏法便有多般，不知那一种才合列位的眼？我想这一片空地，白白放在这里可惜，不如盖一座房子在上头，岂不是好？待我姑且试一试，如果盖不起来，列位不要见笑。”说罢，呷了一口水，鼓着气，向四面一喷，周围看的人，觉得好像飞砂迷目一般，一个个都拿双手去揉眼睛。及至开广眼时，忽见场中现了一座房子，红墙绿瓦，四面千门万户，金碧辉煌。阿男道：“惭愧，一时水木匠呼应不灵，没奈何向洞庭君处借了这座凝碧宫来，给列位醒一醒目。”说罢，拉了白凤一同到房子里去，进了这个门，却出那个门。出了那个门，却又进了这个门。四面穿插一番，方才出来。看的人已是齐声喝采。

阿男又对众人道：“这般一座凝碧宫，没个人住在里头，岂不荒废了？没奈何神仙洞府，必要神仙居住，我们凡人却住不得，且待我请几位仙姬下来，住在里面，给列位看看。”说罢向白凤道：“我要在这里看守房子，不能分身，你代我上天去请几位仙女下来。”白凤道：“又没个梯子，叫我怎样上去？”阿男道：“呸！没用的东西！我天天上去三五回，何尝用过梯子来？你不去也罢，我自有伙计去。”说罢，取过那美人风筝来，对着风筝说道：“伙计啊，我轻易不敢烦你，因为我家汉子没用，不敢上天，所以烦你到天上走一遭。不论是何仙女，请他几位下来。”说罢，提起线来，迎风一放，那风筝便滔汨上去，越上越高，越高越小，不一会，只看见像一个黑点儿了，阿男便把放出去的线收起来，越收越下，越下越大，慢慢的看得出是个美人风筝了。却有一般奇怪，放上去的只有一个美人风筝，此时看上去，好像有七八个之多。阿男再收一回线，越发看得清楚了。只见七人个美人，犹如活动的一般，大有顾盼转动之势。阿男却停住了手道：“仙女是已经请到了。望列位高抬贵手，赐借几文盘缠，好待我索性请了下来。列位也许开眼界，见见仙人。”说话未完

，那四面的人，都一齐把钱往场上攒去。

阿男是走惯江湖，弄惯此事的人，一看地下的钱，便有了数，意思嫌少。因把线头交给白凤拿着，自己取了一碗水，拿在手里，对众人道：“我们夫妻两个，路过贵境，求借盘缠，断没有争多较少之理，但是承赐的似乎还不够用。此刻我想了个商量之法，这一座凝碧宫，想来诸位都想进去瞻仰瞻仰。我定一个价钱，愿到里面去看看的，每位收钱一百文。在我这碗水里洗过眼睛，进去逛一趟。但是我还有一句话，预先表明：我这个明明是法术，如果不给钱，不洗眼，擅自进去的，碰破了头，磕伤了脸，却不要怪我。”说罢了，一时出钱洗眼进去的人，不计其数。乱了一大会工夫，方才停住。阿男放下水碗，把风筝收下来。说也奇怪，放上去时，明明一个美人风筝，到收下来时，忽然变做了七个美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种乐器，有拿箫的，有拿笙的，也有拿了不曾见过不知是甚么东西的。阿男一一和他见礼。这七个美人便笙箫齐奏起来。一面奏乐，一面步到那房子里去，在那千门万户中，左穿右插，犹如蛱蝶穿花一般，好不热闹。阿男在这个当口，又向四面求了一回赏，一面和白凤收拾地下钱文。众人正定睛看得出神时，忽见房子里透出一缕浓烟，内中隐隐看见点火光，一霎时那烟越出越多，散将开未，恰好又起了一阵旋风，把那浓烟吹得布散四面，围看的人，一个个不觉都眼泪鼻涕齐来，拿双手乱揉。及至耳边听得一声小铜锣敲响，众人举眼看时，早已天清地朗，那房子、美人、浓烟一齐不见了，仍剩下一片空场。白凤、阿男早收拾好钱文，向众人道谢，看的人就一哄而散了。

他夫妻两个收拾回去，点一点所得的钱，约有四五十吊。白凤说道：“有了这个，又可以过几时了。”阿男道：“本来我就叫你不要担心，总可设法过几时的。但你昨天说过，要做个长久之计。我打算再出去玩几天，多弄几吊钱做本，我们做个小小生意，才可以长久呢！”白凤道：“这个也是一法。就怕玩得多了，没人看了。就是有人看，他也不肯多给钱了。”阿男道：“我换着样儿去玩，怕他不看？他不给钱，我有向他要的法子。”白凤道：“正是。我要问你，方才那些人到房子里去的，不知他们都看了些甚么？”阿男道：“这个我那里知道？戏法本是随心幻化的。他是个富贵人，就看见金碧辉煌。是个高雅人，便看见琴书字画。我变把戏，只能变个外场，至于里面，是各人的心自己去造的，我怎样知道他们见的是什么呢？”白凤道：“照今天的情形，一年只要出去玩几趟，我们就尽够用了。”阿男道：“其实这个抛头露面的，我也不愿意出去。你既然立定主意，要图一个长久之计，我只要一连出去几天，弄个做生意的本钱出来，以后我就永不出去了。”当夜夫妻两个商量商量，欢欢喜喜的，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午后，他两个又收拾停当，仍然进城，到了昨天那个场子上去，照旧设了布围，阿男又敲起小铜锣。他昨天的把戏，人家多有看过的，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大家都知道他的戏法好。所以今天他的布围方才围好，早已哄动了排山倒海般人，围住了场子了。阿男方才敲动铜锣，还不曾开口说话，忽见人丛中跑出一个轩昂大汉，分开众人，跳入场里，劈面把阿男打了两个嘴巴，一把扭住头发，捉了就走。白凤吃了一惊，定睛再看时那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寇四爷。吓得魂不附体，连场上的东西都顾不得，向人丛中一钻，便逃走了。正是：

意外悲欢增怅惘，个中消息掌盈虚。

要知他二人从此折散之后，还能复合否？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七回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 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私语喁喁计久长，晓来犹带口脂香。

可怜忽地遭摧折，人各天涯又洞房。

离合悲欢事有无，是圆是缺半模糊。

一般处境浑难辨，若个成双若个孤。

当下寇四爷捉了阿男，不由得阿男不跟着走。起先还揪着头发，走了一箭之路下来，四爷放了手，阿男也只得亦步亦趋的了。只可恨那一班跟在后头追着观看的，也不知于他甚事，要他远远跟随。四爷没法，打发他们走开，心中十分急躁。虽然他跟他的，我走我的，各不相干。然而自己是个外路人，带了个女子同走，万一惊动了地方，前来问两句话，就未免繁琐了。心中正自烦闷。忽见路旁一间茶馆，便带了阿男进去，拣个座位坐下，泡了一碗茶。四爷勉强敛了怒容，默默坐着。只可怜阿男心中千回万转，心事犹如一团乱丝一般，不知从何处想起的好。忽然想着：我虽被父亲捉到这里，幸得昨天弄了几十吊钱，他拿了这个，也可过活几时。不然，拿来作盘费回八军铺去，也绰绰有余的了。忽然又想着：他向来最服小，我父亲凶神恶煞般跑来捉我，不知他吓得怎样了，万一吓病了，没个人服侍，这便怎样是好？想到这里，不觉一阵心伤，暗暗落泪。忽又想到：父亲捉我回去，不知把我如何处置？索性因为我做了丑事，把我杀了剐了呢，倒也安心静意，死到九泉之下，去等他做来世的夫妻。但是依了我母亲的主意，无非又是要我嫁什么表兄余小棠。我若依了母亲，嫁了姓余的，将来却怎样对他？若是不依母亲，除死之外，别无他法。心中左右盘算，只有寻死一路最为高着。心中默默寻思了一大会。此时外头跟着看的人，见他父女两个坐着不动，便渐渐的散了。

四爷见众人散去，便惠了茶钱，带了阿男，到河边上叫了一只船，到镇江

去。阿男在路上，一心只要投水寻死，所以虽然无心观玩景致，却也终日推开篷窗，倚舷闲眺。问他心事呢，他实在是要乘隙投水。无奈一路行来，却是内河小水，生怕跳了下去淹不死，被人救起来，反觉没有意思。四爷呢，此时已看得这个女儿是与我不相干的了，不过他母亲一定要他回去，我便送他回去，以了我事罢了。父女两个，各怀一种心思，所以一路上并没有事。晓行夜宿，到了镇江，换了渡船，渡过江去，到了瓜州。四爷先到码头上雇定了船只，把阿男安顿在船上，便单身到余家去接四娘。只说女儿在家，思念得很，我叫了来回船只来接，逼着马上要走。四娘虽未知已经寻着了女儿，却情知是为了女儿的事，在这里不便说话，即便起身辞行。此时余小棠贩布未回，张氏挽留不住，只得放他夫妻去了。

四爷带了四娘，直到了码头。船户搭了扶手，四娘到得船上时，阿男看见是母亲，早不觉抢步过来，双膝跪了，抱着四娘的大腿，放声大哭。四娘反吃了一惊。及至定睛一看，知是阿男，也不觉嚎陶大哭起来。四爷走进舱里，连连顿足，厉声说道：“你们家里死了谁？在这里乱哭。”这一声恶吼，把他母女两个吓得登时止住了哭，面面相觑。四爷恶狠狠的坐下，便叫开船。阿男捏手捏脚的退到里舱去。四娘坐了一会，彼此都没有话说，也便退归后舱。只见阿男拿着手巾揩着眼睛，在那里掩位呢。四娘忙摇摇手，叫他不要哭，一面挨身坐下，握了他的手，肩挨肩的坐了一回，低低的问道：“我儿，你一向在那里？”阿男见问，又复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四娘又百般的把他温存了一会，方才止住了哭。在船上倒底说话不便，四娘也就不再多问。此时船上，寇四爷是怒容满面，鼓着双腮；四娘是愁眉不展，默默无言；阿男是抽抽咽咽，未曾住哭。好在瓜州镇到八里铺，只有十里水程，不上半天就到了。便舍舟登陆，径回家中。

阿男此番大有无面回江东的景象，一路上只低了头，急步而行。回到家中，也羞见那些男女伙计。一径回到自己房里，也不管什么蛛网尘封，便向床上一倒。四娘叫人打扫内外时，方才把他叫起来，代他抖干净了衣服。阿男只是低着头，任人播弄，犹如新嫁娘一般。女伴人等，都莫明其妙。诸公，这就是孟夫子说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又是俗语说的：“作贼心虚。”讲到当日实情，阿男是从山东地面逃走出来的；他父母是从山东一径走到瓜州，方才住脚，并没有回到八里铺，并且在余家也瞒起这件事情的。这么说来，除了他父母之外，竟是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逃走这件事的。然而，在他自己，却以为做了这等事，羞得再见人，并且觉得是人人知道我逃走的一般，所以见了个人影儿，便是惭惶万分。这就是一良未泯的凭据。若是丧尽天良的人，他岂但不知羞耻，只怕还要当众宣布他父母的野蛮专制，不容他自由结婚呢！

闲话少提。且说阿男自从回到家中，终日躲在房里，不梳不洗，不茶不饭，恼得寇四爷屡次要杀他。在阿男，本来也屡次要自寻短见，无奈念着母亲养育之恩，又不知白凤的下落，因此迁延，未曾决计。既然他父亲要杀他，却也情愿延颈就戮的。却是四娘拼命的护住，夫妻两个便反目起来。从此之后，便闹得朝啼暮哭，内外不宁。如此又闹过了年，方才略略宁静。阿男却又病倒了。

原来阿男和白凤，情丝未断，若是终日吵吵闹闹，这吵闹就分了他那思忆的心，倒也好过。此刻吵闹得厌了，不再吵闹了，却是一个个都还是带着气，抿着嘴，鼓着腮的，默默无言。他是有心思的人，听了四面没有人声，正好尽他去思忆，因此就易成病了。四娘因为他赌气，不茶不饭的惯了，这回他病得不茶不饭、倒也大意了几大，以为他仍是赌气。及至看见他潮热上来，才知道是病；那阿男的病，可就越深了。原来他起先觉得心中烦闷，不想吃饭，四娘叫了他一遍，不吃就算了。谁知这一来，撩动了无限心思：他想起在杭州时，有一天和白凤赌一口小小的气，开出饭来，不肯去吃。那白凤拿了饭碗，捱到床前，百般的哀求，要他息怒。是他故意装娇不理，白凤急得眼泪也淌了下来。此时我有病不吃饭，便是生我下来，养我长大的母亲，也不过叫一声，不吃就算了。算来知疼知养，贴心贴肝的人，只有他一个。但不知在杭州失散之后，他到那里去了？可曾回家？或者回到镇江店里？怎的不给我一个信？忽又想到：头一天虽然挣了几十吊钱，尽够他回家的盘缠，但不知他的心意如何？可要为了这件事，惧怕他叔叔，不敢回家，逃到别处去了。他虽是个男子，却在外面没有十分历练；不要带了几十吊钱，反倒上了人家的当，那时候弄得欲归不得，就怎生是好呢？想到这里，便觉得心里好像滚油煎一般。忽又想起：我自回家之后，寸步不出大门，外面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何不叫人去他家打听打听呢？想罢，叫了一个贴心的女伴来，吩咐他设法到秦家，打听白凤有回家没有。那女伴道：“他家二官么？那不消打听得，没有回来呢！说是在镇江走失了。这里得了信，他家二相公就到镇江去了，听到年下才回来。过了年没几天，又出去了，大约还是去找他呢！”阿男听了这一番话，未免又添了许多疑虑；添了疑虑，便是添了忧郁，从此病势便加重了。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总是不见功效。

四娘便和四爷商量说：“阿男这孩子，近来两年总是三灾两难，从去年起，便没有好好的过日子。说起来呢，你总怪他跨错了脚步；其实，这些事情，我看小孩子们多半是不免的。不过家丑不可外扬，自己家里瞒着，外人就不得而知罢了。前回的事，是被官人乱叫乱嚷，甚么要杀秦二官，方才传扬了出去。不信，你看这回，我们从沂州下来，在家门口经过，到了镇江、杭州，找

了孩子回来，有谁知道？何况我两个大半世人，只有这点点骨血，在天理人情上说去，没有不要他好的道理。依我看来，他这个病，一半是官人恼了他，他见了官人就害怕，吓出来的。”四爷冷笑道：“你的女儿胆小呢！三四天功夫，从山东跑到浙江去，半路上还拐了个汉子。我这一恼，他就要吓病了呢！”四娘道：“唉！不是这么说。从小儿，我两个都拿他当掌上明珠般看待的，他就是走错了一步半步，也只望做爹娘的疼爱他，原谅他；谁知你翻过脸来，大改了平常的样子，终日睁眉努目。自从他回来了之后，你从没有和他答过一句话，就是他早起出来叫你一句，你也从没有好好的答应过一声。他是个娇生惯养出身的，忽然处了这个境地，他就不是吓病的，也是气病的了。”

四爷又冷笑道：“哼哼！我气死了他，只怕要算忤逆呢！”四娘道：“不是这么说。官人，事情已经隔了年了，你平一平这口气，我们做个商量，凭他怎么不好，总是自己的骨肉儿女。今天就是你把他撵走了，他在外头做些不相干的事情，人家说起来，总说是寇某人的女儿。”四爷道：“依你便怎样？”四娘道：“做父母的，有甚怎样，不过总要完了他的终身大事。”四爷道：“你还在这里做梦呢！人家秦二官到此刻也还不知去向。这件事，我还自怪鲁莽，只顾得自己扯捉那贱人，不曾先叫绳之出去见了二官，害得他不知下落。我还要出去帮他寻访呢。你便想完了他终身大事，只怕就是寻着了，人家也不要这种贱人；就是人家要了，我也没有脸面拿这种贱货给人家，叫人家一辈子指摘说：这个是寇某人的女儿。”四娘道：“我不是一定要指着秦家。但得好好儿的有个人家，把他嫁了，就定了我的心事。”四爷道：“罢了，谁要这种好货？早晚再把他带到山东路上，不然，到江南那边去，几吊钱把他卖了就完了。”四娘怒道：“官人！你早不是疯了？自己女儿肯拿来这等糟蹋！女儿我也有一份的，你肯卖，我却不肯卖。”四爷道：“你要争你这一份，我却肯让我那一份。我不要了，你把他拿去，凭你嫁给什么王孙公子，我总不来沾你一点儿光。我也不管一丝儿事，由你去干罢了。”四娘见说不下来，也就不再多说，只提起精神，一心去调理女儿的病。

却说阿男这回的病，好生奇怪，经四娘的延医服药，拜佛求神，乱七人糟的搅了一阵，居然慢慢的好了。却有一层，他那举止也慢慢的失了常度了，他的说话也慢慢的前言不对后语了。四娘心中十分着急。有个医生说他是心境的毛病，和他多散散心，还许就好，若单靠药石，是治不好的。四娘听了，十分心焦，便终日逗他玩笑。他有时清楚的时候，倒还懂得安慰四娘，说是：“母亲放心，我不过一时神思昏乱，并没有甚么大病，只要静养几天就好了。”有时他糊涂起来，叫他吃饭，他便吃个不住，并不知饱，一天不叫来吃，他也不知饿。叫他行就行，叫他住就住，犹如木偶人一般。

四娘见了这种情形，便没了主意，和四爷商量，四爷理也不理，叫他去看一看也不肯。有几家邻近人家，都来看病，看了这个情形，也无非面面相觑，说不出个道理。四娘无可如何，想起瓜州是个大镇，或者有个好医生，打算带了女儿回娘家去，就近延医调治，不免又向四爷商量。四爷道：“我说过不理的，你要怎样便怎样就是了。”四娘听了，没好气，回到房里，收拾过自己几件细软，叫人去雇了船，带了一个女伴，领了阿男，一径下船到瓜州镇去。

阿男到了船上，四娘逗着他看岸上景致，倒也觉得清爽些。到了瓜州，先打发女伴到余家去通知。张氏听说，便也打发了自己的一个女伴，同到船上去迎接。余小棠此时正好在家，便忙叫人打扫出一间房屋，预备姑娘、表妹同住。不一会，四娘领了阿男，两个女伴押了行李来了。张氏、小棠一齐迎接出来，彼此相见行礼。小棠留心看阿男，只见他出落得格外丰富，真是眼波流媚，眉山锁情，但是举动之中，不似从前活泼，倒反现了一种端在态度。彼此相见已毕，四娘叙过一番寒暄之后，便表明来意。小棠道：“表妹有病，早就应该到这边来就医了。这里是南北通衢，莫说是本镇世医，就是南来北去过往的医生也不少。稍停住下来，等我去打听一个名医，包管一医就好。但是，我看表妹的面色，不像是有病的，倒像比从前胖了好些。张氏接着道：“你小孩子家懂得甚么？大凡病人，有病容的倒不紧，那没有病容的，倒要小心呢！”当下大家谈了一回阿男的病情，叙了一番别后的契阔，四娘便去督率着开了行李，从此安心在娘家代女儿治病。

争奈他这个病，好两天、坏两天，总没有收功之一日。请一个医生来看两无，吃两服药，觉得好点，再看下去，就不灵了。换一个医生，亦复如此。四娘不免心焦，闲中便和张氏商量。张氏道：“我看你家姑娘的病，莫非是有甚不遂心的事，郁出来的？否则就怕是喜信发作了。姑太太何不替他提一提亲事，冲个喜，或者就好了也未可知。”四娘道：“正是。我也想到这一着。我生平只有这个妮子，打算招个女婿，做半子之靠，一向有心小棠。嫂嫂，你看这个亲做得做不得？”张氏道：“我们都是一家人，姑太太愿意了，有甚做不得的？不过还要和姑老爷商量。”四娘道：“虽然如此，也要小棠自己情愿才好，就请嫂嫂试探他一试探。”张氏道：“他有甚不情愿？况且我们也做得动他的主。”四娘道：“话虽如此，这是他终身大事，首先要尽他情愿了才好。我们硬作主下来，万一将来小两口子有甚不对之处，还要埋怨我们呢！”张氏依言，当日觑个空儿，便和小棠说知。小棠见他表妹生得那一副花容月貌，早就有心，不过自己难为情开口，如今他姑娘反先说上来，如何不乐从？自然一口应允了。

当下张氏回复四娘。彼此都是至亲，一切都没有甚么争论。小棠一面央族

长出来主婚，一面央一位现成媒人。四娘把阿男托了张氏照管，一面叫船回八里铺去和四爷商量。谁知四爷仍是一概不理，说是：“我并没有这么个女儿。”四娘见他这么斩钉截铁，便也恼了，自回房里，把自己生平的体己，尽情装了两大口箱子，拿去做阿男的妆奁，仍坐原船回到瓜州。只推说四爷被山东一位营官请了去做教师，一时不得回来。一面拿出银钱，托人置办妆奁，一面张罗传红行聘。四娘意思，要另外租一所房子做事，倒是张氏殷勤留住，说：“这个本来是亲上做亲，彼此有甚客气？况且甥女有病在身，你搬了出去，清事都没人照应。我们家里房子左右多着，南面院子里的三间，一向都是空着，堆点柴草，明天叫人收拾出来，姑太太就住到那边去。传红行聘，就从这边送到那边。就是成亲那天，也就和养媳妇拜堂一般。我们一个大门里做事，岂不热闹？况且甥女身上不爽，有你这老母亲在这里，照应也便当。虽说是搬了出去，仍然要搬回来，然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四娘听了，自然乐从。

因为急于要和阿男冲喜，日子定得极近。传过红没几天就行聘，行了聘没几天就拜堂，是接紧来的。四娘拿自己的体己，巴巴结结的办了一份妆奁，足足值到千把银子。到吉期的头一天，先送了过去，适值阿男的病又发作了，向四娘问道：“母亲，你这几天忙甚么？”四娘道：“我儿，明日是你的大喜，和你表哥成亲了，怎么你还不知道？”阿男道：“那个表哥？”四娘道：“小棠表哥。”阿男道：“我不嫁他，我有我的白凤哥哥。”四娘忙把手掩了他的嘴道：“我儿，休得胡说。”阿男道：“并不胡说，我是要嫁白凤哥哥的。”四娘没法，附着了他的耳朵，悄悄说道：“我知道你惦记着白凤哥哥，可奈他此刻不在这里，你还是先嫁了小棠表哥再说。”阿男道：“白凤哥哥来了，我仍是要嫁他的。”四娘无奈，只得对他点点头。阿男便倒到床上去哭。

四娘心中十分忧闷。幸喜到了次日行礼时，他却呆得犹如木偶一般，任凭人家拿他怎么拨弄。一切道喜的乡邻、亲戚，朋友，见了新娘，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看了他那举止，也都道是新娘怯羞的常态。张氏恐怕四娘寂寞，预先行个变通办理的法子，这天拜过堂之后，马上就会亲，好等四娘也在这边来热闹，因此便连回门礼也在当日做事。说也奇怪，阿男自从做亲之后，那一种似呆非呆的病，就慢慢好了，但是又时时露出那一种愁眉苦目的样子来了。小棠那里知道他的心事，只当他有甚不满意之处，百般的设法去温存他。阿男终是不言不笑，倒变了个庄重女子。四娘等他成其好事之后，又过了两个月，见他日子过得倒还安乐，虽然常常带着心事，却还不至于生出病来，小棠待他又十分和气，张氏更不消说，见了侄媳妇，犹如待生客一般，非常客气，便一分放心，回八里铺去了。

且说余家的房子，正与大码头逼近，小棠自己住的是三间楼房，没事时，倚栏闲眺，所望见之处，正是由江入河，由河入江的所在，是个往来要道，终日帆樯不断，橹桨如织。阿男没事时，便终日在那里闲望。自从四娘去后，更觉无聊，虽有小棠相待得十分和顺，争奈不是自己意中人，任他百般委婉，只觉得他走近前来啼笑皆厌，面目都非。这一天，正和小棠赌了一口小气，独自个登楼散闷，忽见码头上一艘江船，载着一乘花轿，泊近码头，鼓乐喧阗的把花轿抬过一艘河船上去。仔细看他那迎亲的灯笼，是姓秦的，送亲的灯笼，是姓何的。陡然想起来：莫非是秦白凤娶何彩鸾了？可恨我进了这个牢门，外头的事一点不知道。看了这两姓灯笼，一定是白凤负心，又去和别姓成亲了。忽又转念，这个不能怪他，他也和找一般，不由自己做主的。但不知他娶了新人之后，也和我一般，对了新的不忘旧的不是？倘使他也是这样存心，我将来便赴汤蹈火，也要图个天长地久的。

诸公！你道这娶亲的是谁？原来正是秦白凤。白凤当日在杭州时，陡然见了寇四爷捉去阿男，他在家时，是听见四爷要杀他，才避到镇江去的。此时忽然遇着了，自己又和他女儿在一堆，如何不吓？只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州”，犹如刀已在颈一般，连忙摔下了那面小铜锣，向人丛中只一钻。其时四面围看的人，也同吃了一惊，正不知寇四爷是何等样人，一个个都连忙向后一退。只这一挤，把个白凤挤得昏天黑地，也不知走到了甚么地方。看看挤的人散了，四爷的影儿也看不见了。喘定了一会，也不知是何原故，四爷是从那里跑来的，此刻捉了他又到那里去。自己此刻又不知向何处投奔是好。摸摸身边，只带了一百多文和钱把银于。胡乱想了一会，总不得个主意，又不敢回家。他家中还有草草的一份家私，与及昨天挣下的几十吊钱，后院里还有养着一匹久没骑坐的乌孙血汗黄骠马。这些东西，不知后来便宜了甚么人？白凤、阿男两个，既然舍得把他丢下来，我这说书的就犯不着代他去寻觅了，所以以下书中也没有交待的了。诸公记着！这是我已经声明在此，不要说是我的漏洞。

闲话少提。且说秦白凤犹如逃兵荒一般，逃了出来，不敢回去，在路旁呆呆的坐了一会，思量今番如何是好。左打算、右打算，总免不得先回镇江，再作道理。但是身边所带的钱，是万万不够盘缠的，就是徒步行去，沿路上也要吃饭的饭钱。然而除了回镇江之外，实在是无路可走，无家可奔，又断无裹足不前，流落在这里杭州的道理。他心中如此千回百转，总是没有主张，不觉站起来信步行去，顺便问了到苏州大路的方向，便出了城门，顺着大路前进，一路走到日落西山。

这一天，他又慌，又急，又愁，竟不知肚中饥饿，连晚饭也不曾吃。看看天色黑将下来，恰好路旁一间庙宇，他就蹲在廊下寄宿。这一夜何曾睡得着

？想起寇四爷捉了阿男去，正不知拿他怎样难为，他是个娇嫩不过的女子，四爷那种粗笨手脚，倘使一时性起。动起粗来，便一下已经受不住，不知要狼狈到什么样子了。想到这里，恨不得插翅飞去，代他受点折磨。转念又想到：数月以来，我两个何等温存，何等亲爱，此刻凭空的把我两个拆散了，又不知他思念我怎生难过？想到昨天晚上，因为白天里赚了几十吊钱，夫妻两个何等欢喜，有说有笑。今天晚上，便折翼分飞，在这里受这等苦楚。忽又回想：我虽然在这里受苦，却还好过，他此时如果被四爷责打，还要受痛楚呢。思前想后，又想到将来回去，何以见丈人？何以见叔父？想到这一层，更是如芒在背一般。不觉一阵阵的面红耳热，不住的自己拿手来打“自己的嘴巴，深悔自己从前走了出来。如此过了大半夜，方才”觉得有点饥饿，慢慢的便饥肠雷鸣起来。大凡一个人，越是饥渴，越是睡不着，何况他又多了思念情人，羞见父老的两桩大心事？如何还想合得拢眼。

眼巴巴的望到五更左右，觉得以后见人处处都难为情，不如寻个自尽，死了的干净。起了这个主意，便自站了起来，把自己身上的腰带解下，在星光之下，四面一望，恰好这出廊外面，有一道栅栏，便把带子抛起，挂在栅栏上面，在底下打了个圈儿，踮起了脚，轻轻的把颈脖子套了，把手一松，便吊了起来。暖呀！照这么说，那秦白凤就此要死了？不知不然，他上吊时，不曾用了垫脚的家伙，所以虽然吊了上去，却还不曾悬空，他那脚尖儿还有一点着地，所以他白白受了一个更次的辛苦，却死他不了。天色黎明时候，那庙中一个和尚出来解手，看见栅栏旁边笔直的站了个人，吃了一惊。走近一看，是吊着的，更是惊慌。连忙翻身入内，叫醒了一个伙伴，一同出来解救。烧了姜汤开水灌下去，白凤慢慢的醒了。和尚便问他姓甚名谁？为何寻死？白凤不肯说知真姓名，只有含糊答应，说流落在此地，不能回家乡，所以寻此短见。和尚便道：“呆人！这也值得一死么？好歹寻点小事业做做，积聚几文，就好回去了。”白凤道：“我在此地没有一个认得的人，叫我做甚么事业？”和尚道：“一个人只怕没有本事，有了本事，那里寻不出事业来？但不知你会做些甚么？”白凤道：“我一些本事也没有。不过叫我放牛、播种，田上的工夫是会的，其余不过是会写几个字。”和尚道：“会写字就好了。城国有个王乡绅的老太太，立愿要写一藏《金刚经》，布施各寺院。天亮了，你写一张字样来，我代你送去看，如果看对了，你便代他写几部经。得了他的笔资，除吃饭外，还可以积攒几文，慢慢的就有了回家的盘缠了。”白凤称谢不迭。和尚道：“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本，这个不算甚么。”说罢，便让白凤到里面坐下。

等到天亮，白凤写了一张字样。和尚吃过早粥，让白凤也吃了一碗，便代他拿了字样进城而去。过了一会，喜孜孜的拿了一束白纸来道：“恭喜！看对

了，就请写罢。”白凤自是欢喜，谢了又谢。暂时借了和尚笔墨，写将起来。此后便附在这庙里吃饭，并向和尚借了庙中一席之地，作为安歇之处。和尚念他是个异乡流落人，便不和他讨论房租。白凤因为恐怕回镇江难见丈人，回家乡难见叔父，便一心在这里写经。勾留了好几个月，直等到过了年，春去夏来，才得他叔父绳之寻到，带他回家去，和何彩驾成亲。正是：

鸾凤和鸣成比翼，螽斯衍庆卜他年。

未知白凤成亲以后，又有何事，且待小子闲了，再来说开。

第八回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 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红绳遍绾恶姻缘，天外飞来不白冤。

稽首慈云且韬晦，剖明心迹待他年。

犁云锄雨事田畴，终岁勤劳不少休。

闻说商人多暇豫，且从抱布觅蝇头。

原来当日秦绳之和寇四爷两个，访到杭州，下了客店，便天天在外头寻访。你想偌大一个省会地方，要访两个人，从何访起？虽说寇四爷圆光时，仿佛见他们在西湖边上，但是湖边居民也不少，势难挨家去问。无非是在茶坊酒肆，各处去打听，随时随地，留心体察罢了。如此访了有一个多月，仍是绝无影响。绳之有点不耐烦，并且有点疑心寇四爷的圆光靠不住了。

这一天，又跟着四爷在茶馆闲坐，正打主意要和四爷商量，先行回去。忽然看见一个人匆匆走进来，向隔座一个老者拱手招呼道：“有劳久候了。”老者道：“为何此刻才来？我等得不耐烦，正打算要走呢！”那人道：“不然早来了，半路上遇了一个变把戏的，看了他半天，所以耽搁到此刻。”老者道：“甚么把戏？也值得一看？”那人道：“奇怪！这把戏从来没有见过的。江湖上变把戏的人尽多，都不过是变两碗水，或者变点食物出来，无非是遮遮掩掩的手法。今天是一个很标致的女子，平白地在一个空场上变了一所千门万户的房子来，并且可以任人进去看的。我有点不信，也进去看一遍，那内中的陈设，也是说他不尽。这还不足为奇。他还放了一个美人风筝，及至收下来时，却变了七八个绝色女子，能歌能舞，你道奇不奇？”老者道：“果然有这样好戏法，我也要去看看了。”那人道：“此刻他收了场了，听说他明天还要来呢！”四爷听了，便起身向那人拱手招呼道：“请教，这变戏法的在那里搬演？”那人连忙起身招呼，用手向西一指道：“就在那边大王庙前的空场上。”四爷道：“这女子不知是那里人？有几个伙伴？”那人道：“只有一个年轻男子同伴，大约是夫妻。两个说话也和老凡一般，有点江北口音。”四爷道：“多承指点。我们明日也去看看。”说罢拱拱手，再吃了两口茶，便惠了茶

钱，和绳之回到客店。

绳之问道：“方才那个人说的，不知可有点像？”四爷道：“我猜的倒有九分是了。明天我和相公一同去看看，不是的便罢，如果是的，你捉你的令侄，我捉我那贱人，捉了就走。”绳之笑道：“走到那去呢？”四爷道：“相公是有行李的，自然先回这里，收拾行李。我是没有行李的，捉住了那贱人，犯不着在这里多丢丑，马上就雇船走了。到了那时，我和你总是各人走各人的路。”绳之听了，只当他是气头上的话，并没做理会。

到了次日，吃过饭，四爷约了绳之一同出去，一路问讯到大王庙前，远远的早望见人山人海般，围了一个大圈。四爷捋臂当先，分开众人，绳之紧随在后。终是四爷力大，先挤到了里头去，绳之还被挤在众人当中。四爷见了阿男，早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飞步上前，揪住头发，打了两下，拖了就走。绳之在人丛中看得分明，极力挣扎，挤得进去时，已看见白风向那边人丛中挤了进去，一时人声喧嚷起来。绳之大叫：“二官！二官！”白凤此时已是魂不附体，又被众人挤得脚不着地，加以人声嘈杂，任是放炮般声音，他也听不见；任得绳之喊破了喉咙，也是无济于事。乱了一会，那些人都纷纷散了。这空场四面，都是大路，正不知他走到那条路去，只得仿佛着他挤去的那边寻去。走过一箭之地，便见路口纷歧，更是无从寻起。呆了一会，仍只得信步行去，东张西望，那里有个影子？寻来寻去，不觉到了黄昏时候，只得觅路回店。

及至回到店中，不见了四爷，方才想起他昨天“一人捉住一个，各人走各人的路”这句话。此时独自一个，越发没个商量。这一夜心焦如焚，翻来覆去，如何睡得着？到了次日，又到外面去胡乱寻了一天，仍是毫无踪影。没办法，写了百多张寻人招帖，花了钱，雇人到外面各处去张贴。谁知他那位令侄，自从在那庙里写经之后，便寸步不出庙门，写好了，是和尚代他送去交卷，又代他拿了笔资来；他在人前又不吐真姓名，莫说绳之怔贴了百把张招帖，就是贴个千把张、万把张，他也无从知道。

过了两个多月，绳之思量：莫非他已经走离了杭州，回镇江去了？不如且回镇江走一遭，顺便沿途打探他的消息。定了主意，便打点从陆路上动身。沿途仔细访问，一路问到镇江，如何问得出来？仍旧走到仁大布店里。彩章、彩华兄弟接着，问长问短，绳之把前事一一说知。过了一会，何仁舫得了信，也出来探问。绳之此时不再隐瞒；便把白凤如何被阿男勾引的事，先略略说了一遍，然后说知阿男从山东赶来，把白凤挟走，到了杭州，及与此次寻访，当面又被他走失的话，说了一遍。仁舫十分担心，却又爱莫能助。大家商量了一番，只得于极无聊之中，仍是写了招帖，到处张贴。

过得几天，绳之别了仁舫，回家去走一遭。他娘子接着，问了在杭州一切备细，得知绳之被白凤当面走脱，不觉出力埋怨。绳之在家，住不到几时，又要到镇江去。与仁舫再三商量，除了再往杭州寻访之外，别无他法。绳之只得仍旧雇了船到杭州去，终日在各茶坊酒肆、庵堂寺院去明查暗访，终是杳无消息。看看寻至年下，只得先行回家料理过年。可怜他限子自从这几个月以来，烧香许愿，求神问卜，无所不至。大约妇女们遇了这等事，徒然心焦，却不能出外来帮忙，总不免闹出这等事情，何况他是旧社会的人，自然更是在所不免的了。闲话少提。

且说绳之在家过了年，照例在热闹声中过了一个正月，绳之娘子便催着丈夫，出外去设法找寻白凤。绳之情知寻找不着，无奈娘子催逼不过，只得打点行李，仍旧到镇江来，和何仁航商量办法。仁舫道：“前回来圆光的那位寇先生，甚是灵验，能得他来再圆一次光便好。”绳之道：“不要说起。在家里我也见过他来，他自从找了他女儿回去之后，便闹得家人大不和睦。后来他那位夫人，不知把那位小姐带到那里去了，八里铺竟没有人知道。这回我回家去，也曾拜访那姓寇的，只望他和我再圆一次光，说起这话时，他却也十分抱歉，怪在杭州时过于卤莽，以致挤失了舍侄。提到圆光一节时，他只说这是可一不可再的事。再和他说说时，他便有点傻头傻脑的，驴头不对马嘴起来。大约这个人，被他女儿气出点心病来了。”

仁舫道：“这等说又难了。我们毫无主见的，又到那里去寻呢？”彩章道：“依我的愚见，他无非还在杭州。我们相处有日，知道他的脾气。他是个有志气、有廉耻的男子，被那无耻女子把他挟走了，他自以为无面目见人，所以不敢回来。既然不敢回来，他断不会离了杭州再往他处的道理。不过说不定他在那边就了甚么事业，耽搁在何处罢了。”仁舫道：“你料他在杭州也罢了，何以又见得他有事业可就呢？”彩章道：“从前是说他有个女子勾绊住，此刻可没有了。他如果没有事业可就，何以能耽搁到今天？只怕他沿路讨饭，也要回来了。”仁舫道：“你既然料定是这样，明日何不陪秦伯伯去走一趟呢？”彩章道：“这几天有两个布客在这里办一票交易，等这件事办完了，我就陪秦伯伯走一遭。”大家商量定了，绳之就住在仁大等候。

谁知这一票交易办妥了之后，接二连三的事情来个不了，足足忙过了一个二月。到了三月里面，湖南、江西的夏布客又到了。彩章算是店里一个总管事，如何走得开？等到招呼过了夏布交易，已是四月下旬了，又要张罗向各处收讨节账。直等到过了端阳，方才有暇。便和绳之两个，从旱路上到杭州去。沿路逢村过市，入店打尖，彩章都一一留心体察。

这一天，到了杭州地方，离城还有二十里路，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云，这

时正是夏至前后，风雨最是无定的，看看那片黑云，愈布愈浓。绳之四下一望，并无人家，彩章遥指道：“那边一簇树林里，有一所大房子，大约是人家花园别业，或是庙宇祠堂之类。喜得旁边一条小路，似乎可通过去。我们且赶到那边去，躲过一阵雨再说。”绳之抬头一看，果然不错，便点头答应。斜刺里顺着小路而行，走过了半里多路，已有雨点打下来。二人急急前行，那雨点愈下愈大。及至赶到房子跟前时，抬头一看，像是一座庙宇，却走的是庙宇的后身。只得冒着雨绕到他的前门，只见山门上榜着“报恩寺”三个大字。二人急忙走进山门，方才立定了脚，拂拭身上雨水，再抬头向外望时，原来寺前也是一条往来大路。

两个立了一会，那雨仍不住点，看看天色就要晚下来了。绳之和彩章商量：“不如就在这里借宿一宵，明日再进城罢。好在我们为寻人而来，这里也应该要寻访寻访的。”商量定了，两个便到客堂里去。知客和尚连忙过来招呼。绳之道了来意，知客道：“敝刹尽有闲房，檀越不嫌简慢，还望多随喜几天。”绳之等也随和着，同他敷衍了几句应酬话。知客又让到方丈里去坐。开上素斋，吃过夜饭，点上灯烛，和尚们自有晚上功课，各自去了。

绳之、彩章闲步中庭，此时已是雨散云收，现出一天星斗。但听得四壁厢虫声、蛙声，与那木鱼声、磬声相应。忽然又听得一阵读书声，入耳声音很熟。绳之步出了方丈，顺着那读书声寻去。走进了一个院落，只见一所客房，内中透出一点灯光，那书声正从那里面出来。绳之走近一步，寻着一条窗缝，向里一张，不觉心中十分疑讶，连忙潜步回身，对彩章道：“我近来想二官想得昏了，这两天天天晚上梦见他。此刻我到那边院里，看见一个读书的人，就居然和二官一般。你道奇不奇？”彩章道：“伯伯可曾同他答话？”绳之道：“我是在窗外偷张的，如何同他答话？”彩章道：“他读书的声音如何？”绳之道：“也和我们二官一样的。”彩章道：“那个怕不就是他？我们同去看来。”于是跟着绳之，一同到那边去看。彩章只一张，便去叩门。里面问：“是谁？”彩章不答应。再叩了两下，里面开出门来，彩章一脚踏了进去，一把握了那人的手，道：“老弟，你好没来由，躲在此处！”那人吃了一大惊，定睛看了一会，方才说道：“原来是大哥！”说话时，绳之已随后踱了进来。那人看见绳之，便撇了彩章，径奔绳之跟前，双膝跪下，抱住绳之的腿，放声大哭。

原来此人正是秦白凤。这报恩寺就是秦白凤初时投奔所在。后来得了写经一事，他便借住寺中。寺里和尚见他笔墨干净，遇了有功德的时候，所有榜文疏牒等，都请教他去写。因此白凤也就安心在此韬晦几时。心中虽然思念阿男，却也未尝不思念他的叔父、婶娘，只是觉得没有面目回去。思量起来，都是

阿男错了一着主意之过。今日弄到这步地位，便觉得万念皆灰，思量就在这里削发出家，只是怎生对得住何家小姐？他一向的心思，都是这样左右为难。这天晚上，因为写经的纸完了，闲着没事，随意取过一本书来看看，便读将起来。谁知惊动了绳之、彩章两个。此时他见了绳之，不觉愧悔交并，双膝跪下，正想磕头下去，那眼泪不知怎的，流个不住，不觉哭出声来，便索性抱了绳之大腿，放声大哭。

绳之倒吓了一跳，道：“甚么事？甚么事？”彩章道：“这是白凤兄弟啊。”绳之才一把搀住了道：“我儿，你一向在那里？想煞我也！”一面说，也哭将起来。彩章连忙上前劝住，一面搀起了白凤，拉过凳子，相将坐下。白凤便诉了别后一切情形，深自愧悔。彩章听了，才知道寇阿男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彩章未免暗担心事，他想：此时阿男虽被他老子捉了回去，然而他有了这一份本领，断不甘久作笼中之鸟，井底之龙。如果他和白凤恋奸情热，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可以暗中把他劫去，那时又向何处去寻他？万一我妹子过了门之后，再遇了这件事情，便如何是好？彩章一面想心思，绳之也一面诉说自己思念之苦。中年人易生哀感，谈谈说说，不觉又落下泪来。白凤也不胜凄惶。此时外面各和尚功课已毕，因为方才听得他们哭声，此时便来窥探；得知他们骨肉重逢，一个个都念起佛天菩萨来。大凡说书的，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他三个人聚在一处，谈了一夜。

到了次日，便雇了一艘船，谢别了和尚，向镇江而去。到得镇江时，彩章首先上岸，飞报仁舫得知。大家见面，自有一番悲喜，都不必细说。

单说绳之带着白凤，见过仁舫之后，便急于渡江。仁舫不便强留，只得送他叔侄去了。他叔侄两个回到家中，绳之娘子那一番悲喜交集，哭啼并作，也难以言语形容。忙得他先上家堂香火，一会儿叫人到都天庙去酬神，一会儿又叫人到土地堂去还愿；一面忙着叫人打扫房子，问白凤欢喜住那一间，一面搀了手问长问短，问些别后情形。白凤不免又要诉说一切，说到寇阿男会飞檐走壁，变化幻术，惹得旁听的女伴们都啧啧称奇。绳之娘子道：“幸得自从他老子寻了他回来后，便不知把他送到那里去了，倘使近在咫尺，还有点不方便呢！”娘儿们久别重逢，自有一番畅叙。

消停几天，绳之娘子便催着绳之，请了原媒，去何家商量，择日迎娶。何仁舫因为女儿大了，也是愿为之有家的时候了，便应许了媒人，听凭秦家择日迎娶。绳之便请了星命先生，定了八月中旬，纳徵迎娶。先用着大红帖子，写好了，请媒人送过江去。因为就亲起来，彼此都不便，便索性过江迎娶。所以迎娶那天，恰被阿男看见，无端的又勾起了他的寡相思，老大害了半天，方才休歇。

且说秦家这天，喜气盈门，祥光满座。自从天色黎明，便打发花轿过江去，贺喜的亲友们，才陆续到来，绳之叔侄两个，应酬不迭。午间置酒相待贺客。直到酉牌时分，花轿方才回来。一时大吹大擂，宾相赞礼，请出新人，行过合卺礼，送入洞房。挑去红巾，白凤偷眼时，新人却生得十分丰富，脸庞儿是端在，眼波儿是明媚，不比寇阿男专以苗条妖冶见长，不觉心中大喜。匆匆的仍到外头应酬贺客。等待过晚膳，各人散去，已有二更时分。家中大小人等，各去安歇。白凤、彩鸾从此便成了天生匹偶。三朝、回门、会亲等，一切俗套，也不必去细表他。

单说他夫妻两个，自从成亲以后，真是如鱼得水。白凤本来生得干净，自然易得新人欢心。何彩鸾的相貌，却是艳如桃李、洁似冰霜，更兼性格温柔，语言和顺，新郎对之，自是快心。每每对着新人，思念旧人，得意时，便拿两个的相貌互相比拟，心中暗自品评。何彩鸾也深晓得他的心事，因为这是他自己已往之事，便全不放在心上，倒反觉得好笑，这也是何彩鸾豁达大度之处，表过不提。

且说彩鸾进门以来，上下人等，莫不和睦。绳之娘子更是看得他和掌上明珠一般，问寒问暖，便是亲娘也没有这般体贴。彩鸾心中自是十分感激。成亲一月以后，彩鸾便觉得有点腰慵力弱，起初还恐怕人家说话，勉强撑持。再过得几天，便索性茶饭也懒得沾唇，并且闻着饭香，便打恶心。心中暗暗纳闷，以为未曾出嫁时，向从来没有这个怪病。慢慢的只想吃酸东西。绳之娘子得知，问了备细，知是喜信，更是百般调护。家中大小人等，得知这个消息，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只有何彩鸾，倒反觉着有点难为情，见了人总觉没意思，便终日躲在房里，不轻易出来见人。绳之娘子便一日几次叫人送茶、送水、送点心，招呼得格外周到。彩鸾也十分感激。至于他年少夫妻，私房里自有一番取笑，这也不必表他。

且说彩鸾自有了喜信之后，绳之娘子早就打发人过江去通知何家。仁舫父子自然也是欢喜。恐怕他舟车上下不便，便叫人止住了他，叫他暂时不可归宁。彩鸾见两边上人相待得一般的轻怜浅惜，心中十分安慰。绳之娘子更是性急，这边才得四个月光景，他便把临盆各物，与及小孩子衣服，一切预备妥当。绳之笑道：“太忙了。那里见过新娘子进门才四个月，便预备这些东西的。”绳之娘子也笑道：“我这个叫做有备无患呢。并且这东西我生平不曾经历过，就是生二官那一回见过，却都是大姆姆自己做事，我也不曾留心。就是曾经留心一二，到了此刻，也都忘记完了，还不如早点预备起来的好。”老夫妻们说说谈谈，也自觉得快活。此时秦家门里，真觉得祥云环绕，瑞气纷腾。是秦家的人，无论丫鬟、仆妇、女伴、佃工，走出来都是满面喜色。便是合八里辅

的人，也都说是天道有知，善人有后。纷纷扰扰，又过了新年。何仁舫早已差人来和彩鸾说知，不许归宁拜年。彩鸾奉了命令，只索在闺中安息。邻家几个女伴，早晚过来，甚么状元筹、升官图，就把一个正月过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又到了百花生日了。原来扬州因为是各盐商麇集之所，那班盐商，明明是咸腌货色，却偏要附庸风雅，在扬州盖造了不少的花园，因此种花之风，遍及扬州。就是附郭各村庄，都得了府城风气、无论何等人家，只要有半弓隙地，他便种起花来。每年二月十二，相传是百花生日，家家人家，都剪些红绸红布之类，挂在各种花树上面，算是贺花生日，也算是四时八节中的一种景致的。

这一天，绳之娘子正忙着分派红绸，到各处去张挂，又交代厨房里下面：“今日花神菩萨寿面，大家吃一碗，都要像花般兴旺。”正在这里忙着，忽然白凤慌慌张张跑来说道：“婶娘，你请到那边去，看他是做甚么。”绳之娘子吃了一惊，道：“甚么？有了甚么事了？”白凤道：“我也不懂。”绳之娘子道：“到底是甚么事？甚么懂不懂？”白凤道：“他在那里嚷肚子痛呢！”绳之娘子笑道：“呸！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嘴里虽是这样说，心里到底也着了忙，连忙丢下了剪刀红绸，三步两步走到那边去看。只见彩鸾眼泪汪汪的蜷伏在床上，双手捧着肚子，在那里哼。见了绳之娘子，便哭道：“婶娘，救我啊！”绳之娘子走近一步，坐在他身边问道：“好端端的怎样了？可曾闪了腰？”彩鸾含泪摇摇头。绳之娘子忙叫人去请医生来，诊了脉，说是闪动了胎元，开了个安胎定痛方子，吃了下去，好了一会，依旧发作起来。绳之娘子便专人骑了快马，到瓜州镇去请好医生。一时之间，合家上下，都惊忙了。那瓜州医生，直等到日色衔山，方才得到。诊了脉，问了备细，也说是动了胎元，定了个方子，撮了药来吃下去，那医生去了。这边更是一阵痛似一阵。恰好这天绳之没有在家，把个绳之娘子急得要死。白凤到底是个年轻小孩子，诸事都不懂得，到外面寻了两次绳之，却只寻他不着。

原来绳之这天，被一班朋友约了到三里外一座胡家花园里去吃酒，庆赏百花生日去了。这一天足足吃到定更以后，方才回家。却看见家中里外，灯烛通明，不知是何缘故。连忙回到自己房里，又看见自己娘子在那里料理小孩子衣服，便问是甚么事？娘子见了道：“官人回来得好，今天忙得我够了。”绳之道：“到底是甚么事？”娘子道：“二官娘子今天忽地里叫肚子痛，闹了一大，直到此刻。可煞作怪，此刻居然有点像要临盆了。”绳之道：“胡说，那有这么早临盆的道理？”娘子道：“可不是，我也不相信。此刻收生的也来了，据说胞浆已经破了，我才忙着过来拿衣服。苦草、红糖，一切都还没有预备呢！”

正说话时， 只见一个女伴慌慌张张走了进来道：“怪不怪，怪不怪，竟是一位少爷呢！”绳之听了，犹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般。绳之娘子便道：“你休问怪不怪，快拿了衣服去，赶紧问苦草、红糖来了没有？赶快煎了，吃些下去。我就来。”那女伴拿着一包小衣服去了。绳之跺脚道：“这是那里说起！算足了不过六个月，这是那里来的？”说话间，白凤也无精打采的走了来。绳之抬头望了一眼，白凤连忙低了头。绳之娘子道：“此刻且休多说，调理着大人、小孩子要紧，将来就是有甚么对与不对，我们总不要难为人家的人。”说着起身去了。绳之问白凤道：“这是那里来的，你总该知道？”白凤脸上一红道：“侄儿那里知道？”绳之道：“这是那里说起！”白凤道：“真正不知那里说起。”绳之跺脚道：“他进门时，可是个处女？ 你可不是死人！”白凤把脸涨红了半天，道：“可不是个处女么？”绳之又跺着脚道：“那么今天这东西是那里来的？真正坑死人了！”

此南海吴趼人先生绝笔也。先生名沃尧，别署我佛山人。长于诗古文词，根底深厚， 乎跻古作者之林。间又出其余技，成小说家言。无论章回札记，皆能摹绘社会之状态，针砭国民之性质。积理既富，而笔之恢奇雄肆，又足以达之。近如本报所登之《情变》及《滑稽谈》， 在先生犹非经意之作，而已备受阅者欢迎。然则一纸风传，啧啧于众人之口者，洵乎有目共赏，非可幸而致也。惜乎时数限人，文章憎命，偶撓小疾，遽赴玉楼。留此断筒残篇，永不能完秦庭之壁。其为惋怅，海宇同之。固不独联縞紵交者，伤旧雨之凋零已也。